



說部叢書

第二十八集
第九編

飛將軍

理想小說

上冊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飛將軍卷上

第一章

西歷一千九百十三年九月初四日。南倫敦一處小屋中。一個少年對著面前一件亮晶晶的東西。在那裏鼓掌。自言自語道。好了。成功了。從今以後我便可以駕馭空氣。也不枉費了許多心血。受了許多辛苦。說到這裏。便低下頭去。看着自己着的衣服。這個少年姓倭挪爾特。名理查。三四歲上。父母相繼去世。臨終時候。因為沒有近支親戚。便把理查託了一個老友。叮囑着栽培理查。要理查受完全的教育。那老友答應着。過了幾年。就送他進學堂裏去讀書。幸得他天資穎悟。到二十歲上。已經在大學堂裏面卒業出來。那時他父親的這位老友。已經過世。理查在學堂讀書時候。很肯用功。同學也很敬重他。都說他有志向。出學堂後。一定可以做些事業。在學堂時。他最喜歡的。便是機器。到了卒業時候。攷機器學。得着個

最優等。於是那些機器廠東家。慕着他名。都來聘請。他却不知爲了什麼。把來聘請的人。一概用婉言謝絕。於是那班妬忌他的。都說他自己知道在學堂所學不切實。爲此不敢出來問世。却不知他抱了一個絕大的志願。他本來在機器裏邊。最喜歡的便是飛艇。出了學堂一年。他已二十一歲。照泰西的風俗。算是成人。那替他管理財產的律師。把他父親遺下來還有二千鎊存款。都交給他。讓他自己去經理。理查得了這一注遺產。衣食是不愁了。便杜門謝客。在家裏一心一意研究這個飛艇。外面人不知道他的大志。議論的人。却也不少。他却一概付之不理。盡心竭力幹去。不知道耗費了多少光陰。不知道耗費了多少資本。總覺得造是造得成的。飛也飛得起的。不過要他同汽船一般。載人載貨。却終不能如願。做了再拆。拆了再做。也不止一次。不知不覺。過了三年。那時他父親遺下來的資財。已將近用完。人情雖是炎涼。那聘請的人還有。他却還是斬釘截鐵的回絕。因爲手中銀錢剩得不多。把飲食衣服。漸漸減省下來。搬了一處小房子。住到南倫敦去。

爲的是南倫敦各樣省儉。又住了兩年纔把飛艇裏用的力弄清楚。用兩種氣變成的藥水。合起來燃着。這個藥水流進機器的長筒裏。更用一種小機件。彷彿自鳴鐘裏機件一般。慢慢轉動。使這藥水流進去。不多不少。一分鐘流進一滴。滴了進去。就發了火。轟起來。那轟發的力。非常之大。所有飛艇中器具的重量。都比那轟發出來的力量還少。其餘推送上下轉側的機關。也非常靈活。所以望前進去。非常之快。到了模型成功這一天。理查喜孜孜把艇中裝滿了極重東西。在屋內演。恐怕他碰着天花板。預先用一條長繩帶住。然後將機關一撥。果然像雀子一般。左右盤旋。升入空中。他住的這間房子。本來不少。這天秋風極大。理查還要試驗他在風中是怎麼樣。先把飛艇停下來。開了四面窗戶。然後再將機關一撥。那飛艇呼的一聲。又升上去。升到半空。却停了一停。仍舊在風裏來回盤旋。到這個時候。纔曉得委實是成功了。不覺手舞足蹈起來。忽然想到自己吃盡辛苦。受盡煩惱。不覺傷心。但是回頭一想。自己吃了苦。現在有了這種器具。若是有資本替

國家造幾具。便可橫行天下。想到這裏。把機關一撥。汽力一停。那船便飄飄揚揚停下來。雙手捧住。再細細的看了一看。往桌子上一擲。退到屋角邊一張塵垢堆積的牀上一坐。長一行短一行流下淚來。想着模型是成功了。但是成功得太遲些了。這個不過是粗模型。倘若要拿出去問世。還得細細的改削。這個改削。却不是容易的。至少還得幾千鎊資本。現在衣袋中只剩了二個半先零。還有幾個辨士。就是這幾個錢還不是自己的。房租已經有一禮拜沒付。還有別種欠款。單是明早一天。就要付出十二個先零。倘使沒有。這房子便不能再住了。擡起頭來。看看房子裏東西。除掉了睡覺的牀。同這一件桌椅外。可以賣的是早已賣了。可以當的也早已當了。所有剩下來的。還有一張做工坐的板櫬。幾件化學同機器裏用的器具。還有幾本破書。一只箱子。一兩件破衣服。這箱子是出門時候。用他鎖這飛艇模型的。衣服是要著的。其餘還有什麼可以出賣。即使出賣也沒有人要的。可以賣的便是這個模型。一時又沒有識貨的人。這飛艇不遇着識貨的人。

只可當一件玩意兒。賣出去能值幾何。自己吃了這些苦。都爲這件東西。羊肉當狗肉賣。也不捨得。但是今天找不到錢。明天這房子裏一切東西。都要給房主拿去。連這模型。也免不掉。想到這裏。心裏彷彿幾千把刀在裏面戳一般。叫了一聲。那眼淚像斷線珍珠似的下來。這時候房中靜悄悄的。窗子也沒有關。他房子斜對門。是一所旅館。旅館裏正打八點鐘。正是吃夜飯時候。理查一天沒有吃東西。覺得腹中異常饑餓。勉強支撐着起來。走到桌邊。見茶盃裏還有一盃冷水。拿起來喝了半盃。把剩下來的倒在頭上。覺得神思稍爲清楚。慢慢拿起那飛艇模型。再細細看了一看。放在箱內。自己又在箱蓋上坐了十分鐘。忽然起立起來道。罷。空着肚子。也想不出什麼法子來。好在活的時候也不久了。再去飽飽的吃他一頓。再打算別個主意。說着把衣上的鈕子扣上。帶上帽子。把門一鎖。向黑僧路走來。走過黑僧路。便是一條河。理查剛好踏上橋堍。遇着一大幫工人。從北倫敦回來。嘻嘻哈哈。越惹得理查傷心。過了橋便是勒柔脫戲園。理查便在戲園邊一

家小飯店。揀了一個座頭坐下。叫了一碟牛肉。要了些麵包牛油加非。在那裏細細咀嚼。他正在那邊吃。恰好一個賣報的。放了一張依楚晚報在桌子上。閑着沒事。便拿過來消閑。他本來是不問世事的人。一路看去。也覺得沒甚興味。及至看到外國新聞這一段裏。却看見一個熟人名字。便把那一段新聞。細細看起來。只見上面寫着。

俄國火車上的暗殺案……昨夜俄國到德國的快車。行到誇巫拿車站。這車站是德俄路線裏入俄國境界的第一車站。花車の後頭吸煙車裏。忽然有一起暗殺案。這花車是近數月裏新添的。受害的人是俄國御前侍衛圖拿繼智參戎。參戎聞係奉上頭的密令。前往巴黎。昨日坐花車回國。傷口止有心窩一處。似係用鋼刀刺傷。旁人看見的時候。像已經死了多時。額上有刀尖刺成的T字。聞參戎近日曾破一起虛無黨的案件。這案裏株連男女黨人。五十餘名。都發配到西伯利亞去。這回的暗殺案。同這黨人。有無關係。不得而知。唯據偵探的話。受害的人。

額上劃一T字。這是恐怖黨的行徑。並非虛無黨這種黨人。積案很多。但總緝獲不到。這回的案更覺得離奇。汽車行得很快。凶手怎麼樣上車。這花車又同別車不通。坐客很少。此案發覺的時候。除參戎帶的僕人外。祇有俄國的武官一人。同英國的貴族一人。還沒有睡。英國的貴族。名倭瀾摩。是駐俄的英國公使館裏一位參贊。告假已久。現在是回任去的。

理查看完。把報放下道。這個倭瀾摩。不是在脫烈尼脫地方的時候。同我很要好的嗎。那時他雖然襲了脫雷馬英子爵。還沒有做參贊咧。咳。我們是好朋友。倘若他知道我這般爲難。一定肯替我設法。他若是在倫敦。那便容易。可惜不在倫敦。現在我肚子已飽。神思也清爽得多。也罷。讓我到隄邊去走走。想個什麼法兒出來。

第二章

理查到隄邊時候。已是夜深。不過近十年裏頭電學很有進步。倫敦又是最鬧熱

的都會。所以這夜字。彷彿沒有的了。就是泰晤士河裏水力。也由那班研究電學的。借着他連轉輪軸。生出電力來。送到各處。用了他燒食物。點街燈。沿隄兩面。公共的大路上。照耀得同白晝一般。每一座橋中央。都安放一盞一百萬支燭光的電燈。映入水裏。像一條火籠。煞是好看。河北面是這般熱鬧。看到南邊却是昏鄧鄧地一兩盞燈。映着一帶蕭條街市。理查本來是一腔心事。從黑僧路走上西明斯德去。對着這貧富懸殊的兩條街道。格外感慨。自問發明了這種飛艇。要把這萬星燈火的區處。掃成平地。也是容易。不過雖有這種權力。從燈光裏看到自己所著衣服。襤褸得比那班在道旁游樂椅上打盹的閑漢。還要襤褸十倍。眼看着他門一個個給巡警驅逐開去。自己即使有天大的本領。沒有人賞識。也是無用。現在不要說求人家賞識。是水中撈月。就是要向人開口告貸。十二個先零。也沒有人來睬你。一路悽悽惶惶。不知不覺走了三四個鐘頭。有時覺得乏了。便靠著欄杆停停。或者坐在椅上歇歇。不過衣裳單薄。禁不起那刺骨西風。停了脚步。不

多一刻。已經凍得牙齒打戰。只得立起來再走。自己思前想後。委實沒有法想。又不敢走回去。怕的是回去一睡覺。這黃金寶貴光陰。便昏昏地過去。到了明天不付房租。不但要給房主驅逐出屋。恐怕連自己萬苦千辛所造成成功的飛艇模型。也要給房主拿去。摸摸衣袋裏只剩了兩個先零。那短少的十先零。向那裏去找呢。也曉得近日俄國皇帝懸賞一百萬鎊。訪求最新式的飛艇。自己也明白所造的模型。是最好沒有的。但是英國到俄國去這注旅費。向誰去挪移呢。現在只要這這一筆錢。這一百萬鎊。就是我的。沒有却不行了。想到這裏。又自己叫着自已的名字道。理查。理查。你爲什麼不研究別種機器。却來研究這殺人凶器。有了這種凶器。全地球上不知要死多少人。此種凶器。不用還好。用了之後。你便是全世界中有性命的公敵。你對得住同胞嗎。罷。罷。現在追悔也遲了。不如死了。到也乾淨。心裏想着。脚步便放得慢了。擡起頭來一看。那隄上行人。已經漸漸稀少。靠着欄杆。澄澄的對著爛銀般流水。出了一回神。又想起近日從窗口聽見。全歐

洲將有極猛烈的戰禍。起釁的就是殺人不眨眼的俄皇。我倘然真是拿這模型獻給俄皇。俄皇照着樣製造起來。只要小小一隊飛艇。全歐洲的海軍陸軍。礮臺城鎮。都變了焦土。想到這裏。打了一個寒噤。長嘆一聲道。這是萬萬不可的。我寧使把這模型毀去。不能把這種凶器賣給俄皇。我還要立個大願。不但不賣給俄皇。便是別國的皇帝要來買。也不賣的了。我豈可以貪着一注錢財。把全世界性命傷害呢。也明知道我不想出這宗凶器。別人也必定要想出來的。下一次世界上的戰禍。必定比前幾次的戰禍。殘慘幾千倍。但是犯不着我去做這製造凶器的人。我也明明曉得我不賣這個模型。一定是餓死。然而寧可餓死。要我拿同胞的血來換我的麵包吃。那可萬萬不能。這種凶器。若是用他殺那些喜歡擾亂世界的凶徒還可。若是要用他去擾亂世界。這却不能。理查正在那裏自言自語。忽然背後一個人接口道。朋友。你既經有這種器具。又有這種志氣。爲什麼不去幫幫那般除暴安良的人呢。理查吃了一驚。一回頭。覺着一股上好雪茄煙味。向鼻

尖上撲來。那人見理查吃驚，連忙告罪道：對不住得很。委實是在下聽着閣下的話，心中大有感觸。閣下意思，正同在下意思相同。爲此忍不住又了一句嘴。不知道閣下可否恕罪。這幾句話，說得委婉曲折。可憐理查自從杜門謝客之後，還有誰來睬他。現在聽見這人同他這樣講，不覺心中大爲感動。忙着招呼道：這也何妨。並且先生是個紳士。紳士同我們……理查意思，要說紳士同我們下等人講話，不必這般客氣。那人不等理查講下去，趕忙道：紳士同紳士講話，這種禮節是不能不講的。從閣下所講的看來，我們原是一樣同胞。閣下天資高出於在下萬倍。所差缺少錢財。但是錢財是身外東西。世界上有錢的，顛倒沒有好人。在下這幾句話，對不對。在下有一句斗膽的話，要想同閣下訂個生死之交。不知道閣下肯俯就麼。理查剛要回答。那人道：且慢。我也明曉得閣下一定要推却的。現在且緩說。我們閑談談，也不妨的。閣下想到那裏去。我總可以奉陪。理查皺著眉頭道：路也走絕了。各處皆可以去。任憑尊意便了。那人道：既是這樣，敝寓就在甘蘭莊。

離這裏不遠。不如到敝寓去坐坐。我還沒有吃晚飯。一起去。我還要同閣下談談呢。理查這時候。本來彷彿落水的人一般。沒有捉摸。見那人殷殷勤勤拉他同走。便跟著向甘蘭莊走來。不一回已到莊前。一看那宅子雖小。收拾得十二分精潔。一進門覺得氣象煊赫。這也是他自己苦了兩年。爲此覺得房子內陳設。件件精緻。那主人領着他先到浴室。淨了手。整了整衣服。外面下人已經來請吃飯。便跟着主人走到客廳。晚餐已經擺在桌上。主人讓着。一同坐下。一壁吃。一壁談天。不到吃完。兩人已經像舊交一般。異常親密。不一回。晚餐已畢。下人撤去菜碟檯布。送上煙酒來。然後主人屏退下人。請理查坐在火爐邊一張安樂椅上。自己也拉一張安樂椅在理查對面坐下。請理查把一生事迹告訴他。忽然叫聲阿呀道。我真是糊塗。我還沒有把自己姓名告訴你。却怎樣可以逼着你告訴我呢。我姓夸斯頓。名滿拉斯。向來最喜歡是美術。却閱歷甚少。守着祖上遺下來鉅萬家私。並沒有絲毫建白。在世界上做一個游蕩國民。不過我想着自己席豐履厚。終日游

蕩着。還是豐衣足食。因想到我們一般。有錢的蕩子身上去。不覺生出一種嫌惡富貴。憐惜貧寒的僻念。從這個僻念上。成就了一個社會黨。你呢。說到這裏。兩只眼睛。從雪茄煙中射過來。理查沈吟了半晌。看滿拉斯這般推誠相告。便也把自己身世講出來。滿拉斯聽到飛艇。面上不覺露出一種驚喜交集的形狀。看見理查講到發明飛艇。到今日大功告成。便止住了。面上又露出一種不足的顏色。問道。先生的一生。確是奇極了。但是大都是千真萬真的。不過先生現在究竟作何打算呢。我剛纔聽見寧可把模型毀掉。立下誓即使俄皇用一百萬鎊向先生買。都不給他。這句話真不真呢。理查勃然道。有什麼不真呢。我常常聽得那些遭過兵亂的人。說亂世景象。提起來大家都恨那製造兵器的人。說他們造孽不少。世界上有了兵器。就有暴君。因為有了兵器。那班暴君。便可以隨心所欲。有不肯臣服他的。便可以用兵器去殺他。我雖然只得二十六歲。這社會上景象。却也參透了不少。試問社會上能有幾個人肯周濟貧寒。試問有幾個貧寒人能够生存。

於社會。有幾個貧寒人能夠不受社會排擠。陷入悲境。社會是有錢人的社會。有了兵器。纔有暴君。有了暴君。便有社會。兵器是暴君組織欺壓貧民社會的器械。社會是暴君用兵器得來的獎品。我所發明。是個無上上品的兵器。眼看着暴君用從前舊有兵器。摧殘多少民命。我倭挪爾特理查窮是窮到極頂。但不肯造這般惡孽。寧可抱著這萬苦千辛造成的模型。投秦晤士河身死。也不願讓那班暴君靠著我發明的兵器。蹂躪貧民。滿拉斯微微一笑道。先生話是勇極了。不過你不知道我便是大俄國大皇帝陛下派來的。倘使先生肯賣。只要拿那個模型交給我。並且講給我聽。怎樣造法。怎樣用法。我便可以拿一百萬鎊。交給先生。理查沒有等滿拉斯說完。直立起來道。我話已經講過。萬萬料不到你竟敢小窺我倭挪爾特理查。趁我困頓時候。拿重利來誘我。我走了。我們再見罷。滿拉斯聽了。不覺肅然起敬。也趕忙立起來。一把拖住理查。大呼道。謝天謝地。不料我今天遇見了一位正人君子。不瞞你說。我並不是俄皇手下人。不但不是他手下人。還是他

同一般暴君的公敵。方纔所說都是哄你的。請你不要見怪。倘若不信。我這裏還有證據呢。說著脫下外面大衣服。掀起汗衫露出背來。給理查瞧瞧。道：這些鞭痕。便是俄國那個暴君贈我的紀念。理查從燈光下看過去。只見滿拉斯背上。從腰到頸一截。都是尺許長紅色紫色疤痕。竟沒有一塊完全肌膚。彷彿拿一個人活地剝了皮。再用皮鞭抽的一般。不覺呆了。滿拉斯着好衣服。愀然道：講起這傷痕。也不過有一天眼看着俄官責打一個年老猶太人。心中不平。替猶太人叫了一聲冤。他便把我責打。現在你可相信得過我不是俄皇的手下人嗎。理查連忙道：信了。信了。你這般試我。也是應當。是我太性急了些。現在也悟過來了。快給我一張紙。讓我把住址寫給你。讓你好到我寓裏來。看那飛艇模型。不過你必得替我籌劃幾個錢。替我還清房租。纔可以拿這件東西。不致給房主拿去。時候也不早。我還得回去呢。滿拉斯攔住道：現在講明之後。我同你便是好朋友。你今夜也不必回去。我去叫他們拿幾牀毯子來。你就在這裏榻上睡。到明天早晨。消消停停。一

同去看那模型也何妨呢。現在還早。我們還可以吸一支雪茄。我還有許多話講給你聽哩。

第三章

九月初五日清晨八點鐘。滿拉斯走到客廳裏。理查還在那裏作夢。夢中彷彿自己所造的飛艇已經編成一隊。全世界革命軍起事。自己帶着這飛艇隊在空中鏖戰。正在血肉橫飛時候。給滿拉斯進來。推門一響。忽然驚醒。醒來看看自己睡的地方。顛倒疑是夢中。直到滿拉斯走進來。拉開窗幃。開了百葉窗。看見他迷迷糊糊。笑着問道。倭挪爾特先生。晚上睡得怎樣。這榻牀不嫌硬麼。昨夜臨睡那一支雪茄煙怎樣。理查趕忙答應道。很好。你沒有進來的時候。我還在這裏做夢呢。現在想來不早了。我得趕緊起身纔好。滿拉斯道。還早哩。剛打八點鐘。我已經洗過浴。你起來先去洗浴。好在婆羅士還在那裏擺桌子。你洗過浴。到我更衣房來。我同你身材差不多一樣長短。爲此已經把我穿的衣服。揀出一套來。你去試試。

倘若合式，就可以把你身上穿的換下，也可以乾淨些。理查搖頭道：那可以不必了。我承你情，待我這般好，已經覺得有些惶恐呢。滿拉斯笑道：理查，你又拘了。這幾句話，說得太過分些，不像好朋友。我昨天同你怎樣講的。我們社會黨中的規矩，一切衣服宮室，都不分你我。誰愛誰拿，誰少誰用，好在你既意思相同，一定肯助我們一臂。怎樣還說這種客氣話呢？就是我现在所有東西，那一件不是我們會黨中的。今天我們要去替黨裏幹事，幾件衣服算得什麼。快洗澡去。或者可以拿你的迂氣洗掉些。理查也笑道：既是這樣講，也只能遵命了。說着，扣上衣服，走到浴室中去。洗了一個澡，然後到更衣房，果然看見榻上放着一套極華貴衣服。理查本來是個一介不取的君子，現在看見滿拉斯這般推誠相與，便也坦然換上。換好後，在鏡中一照，覺得只有容貌稍爲清癯些，其餘都還相稱。走出來，滿拉斯已經在那裏守候，招呼着一同坐下。談話中間，又講到政治上去。理查聽着滿拉斯滔滔雄辯，益發傾心，便道：滿拉斯，你真是膽子不小。我向來總聽見虛無黨

人。是小心不過。靜靜的人物。心裏有什麼。口裏可不講出來。你却對着一個素不相識的人。把黨中的事迹。傾心相告。難道不怕我到警察署去出首。拿你照國事犯遞解到俄國去嗎。滿拉斯微微一笑道。這也有幾種原因。第一件我深信你也知道社會傾覆。即在目前。雖然沒有入黨。心思已同我一般。萬萬不會出首的。第二件即使你去出了首。也有法子能够佈置得我自己像沒事人一般。很可以把警察蒙混過去。你也奈何我不得。再則即使前兩項我都料錯。這告人叛逆的案子。止少得二十四點鐘。纔開得出審判廳。在這個二十四點鐘內。我們黨人還可以設法。你記得六個月前發審局委員歐司完斯暴死的那樁案子嗎。理查道。這件案子。鬧得不小。我雖然不問世事。却也聽見的。不是兩個月後有一個在南倫敦拿住的凶犯。供出來是他動手殺的嗎。滿拉斯笑道。是的。這個罪犯叫蒲凱脫。他雖然殺了不少人。歐司完斯却不是他殺的。因為他肯出來答應。現在他妻子每一禮拜還受我們黨人十先零撫恤呢。你不知我們黨人因為歐司完斯受着

俄國駐倫敦偵探部五百鎊賄賂。先付二百五十鎊。要拿我們黨中一個外部黨員用殺人罪名羅織上去。作爲俄國亡命。遞回俄國。給我們在他們偵探部做細作的內部黨員知道了。派兩個在倫敦中央偵探隊裏當差的黨員。趁歐司完斯還沒有動手。便把他刺死。照黨中規矩在他額上用刀刺一字。後來恐怕洩洩。買通雷凱脫出來承認。你不知道倫敦市長爲的破案神速。還很誇讚我們在中。央偵探隊當差的兩個黨員哩。滿拉斯講這個血灑灑事跡。神色還照常鎮靜。彷彿沒事人一般。理查不覺打了一個寒噤。悚然道。怪道你們這黨人。大家都叫是恐怖黨哩。做的事不都是像暗殺黨的行徑嗎。滿拉斯坦然道。那也不然。照現在社會中普通公理。凡是殺人的。都要受斬罪。或是絞罪也爲的。他殺了人。纔這般殺一個人。便要受抵償的刑罰。歐司完斯若是不處死他。恐怕受害的還不止一個人。株連起來。怕沒有一二百人。遭他的毒手。並且他吃了英國國家的俸祿。卻受着外國人賄賂。把無辜良民。任意糟蹋不處死他。替國家去一個賊官。替百姓

去一個惡蠹。再去處死誰呢。還有一說。我們恐怖黨人。都不是法律家出身。從我們眼光中看來。這受着賄賂羅織人家的罪名。同凶手殺人的罪名相等。黨中人自己看來。比現今通行法律強得多。理查聽着。也覺得他講的話。很有些理想。便也不再置辯。滿拉斯看見不作聲。轉過來道。好了。這種可怕的事。不談也罷。我們還有事呢。快一些去。我急於賞鑒賞鑒你那發明的東西。雖然我自己是相信着你。不過照着我們黨中的規則。總得先看一看再說。好在現在大家都說明了。我們都不是那種人。若是我看了果然沒有話說。即刻要報告我們黨中內部行政員。倘若你不以我們黨中規則爲然。現在還可以把這話作廢。你意中究竟怎樣呢。理查坦然道。那我也沒有不以爲然的道理。不過你說報告行政員。報告之後。便怎樣呢。滿拉斯道。報告之後。倘若行政員考察你的飛艇。果然完美。便要即刻請你簽名。作爲我們內部黨員。替我們黨中盡力。然後拿我們的目的告訴你聽。你聽了。倘若還有不滿意的地方。你只要答應一句。不宣佈我們祕密。你還可以

自由出黨。你要知道。進我們黨的常規。是先簽名作爲外部黨員。然後可以轉入內部。不過你是個重要人物。大家尊重你。爲此立即請你入內部。只要你答應。那造艇費。也隨你要多少。都可以隨意支付。造艇廠是總挑極隱密的地方。造艇要用多少時日。由你決定。飛艇隊成立時候。總司令不用說。自然是你。就是駕馭飛艇的人。也隨你在工人中挑選。他們好在都是我們外部會員。只用你吩咐。他們都奮不顧生的。我們黨中還可以派一個幹練的內部黨員。幫助着你。倘若有什麼重大事件。你可以就近與他商酌。現在我都告訴你了。你以爲怎樣。理查沈吟了半晌問道。我有幾條要求的條款。與你商量。滿拉斯微笑道。你講就是了。我雖然不能立時取決。不過我可以拿你的意見。轉達我們行政員聽。理查道。那也自然。好在我的條款。也是極簡單的。第一件。這化合兩種藥水的方法。我是不能宣佈的。只用供給原料。讓我自行配合。倘若不能遵照這條條款。無論何時。我要拿自己一切工人。同飛艇全行轟成齏粉。不使有一部分完全。不使有一人生存。滿

拉斯點頭道。很好。這纔是個烈士的行爲。第二件呢。理查道。第二件。我發明這件戰器。爲的是保全真正和平。你們黨中人也爲的是要救援無罪良民。這飛艇隊成功。便沒有一宗戰器可以抵抗。倘若你們要我攻打沒有保衛的城鎮。或者殘害無辜良民。我可也要毀掉這飛艇的。滿拉斯道。這兩件都是重要的。我不能置可否。讓我報告行政員便了。好在沒有不答應的。現在我們好去看那件戰器。自從聽見有了這件戰器之後。覺着戰雲低壓。諒來這場大戰。卽在目前了。說着站起來。招呼着理查一同出門。不一會已經走到隄邊。渡河向黑僧路走去。一壁走。一壁講。街上走路的人。誰知道他們是目無暴君的兩個黨人呢。

第四章

不上二十分鐘。已經到了理查寓所。走上臺階。便覺得一般臭味。滿拉斯歎道。理查你不貪塵世功名。住在這種地方研究科學。真算得一代英雄。理查笑道。你不要說。據我看來。這裏比北倫敦熱鬧去處。真高出萬倍。也聽得人家說。從前上等

社會人都住在這一邊，不到十年，漸漸向北遷居，到如今這一邊彷彿同化外一般。身分高一些的，誰還肯住在這邊來。生生的把這邊風景絕好的去處，荒廢着。儘我們沒錢的來享用。閑話少說，已經到了我住的房間了。說着掏出鑰匙來，開着門。請滿拉斯入內。進屋之後，理查第一件是先去那模型。笑吟吟取出來給滿拉斯瞧。拆卸下來，細細講給滿拉斯聽。講完之後，把裏面藥水燒起來。一撥機關。那模型已經盤旋起來。升入空中。滿拉斯看了，滿心歡喜。不覺失聲狂叫道。這真是戰鬥利器。這用幾只這般的船。一月之內，可以混一全球哩。理查點頭道。是的。不論怎樣大的軍隊艦隊。只用兩三只這般的船在空中飛行。在十二點鐘內，可以化爲齋粉。試驗已畢。理查把他仍舊包扎好。藏在箱內。滿拉斯從衣袋裏，數出十個金鎊來。放在桌上。理查聽見數錢聲音。擡起頭來一看。攔住道。你做什麼。現在我的用款。只用一鎊。便儘够了。要這許多做什麼。倘是今夜我們講定妥。你再給我不遲。滿拉斯道。這是我們黨裏的規矩。我是奉着命令。叫我送這十鎊給

你。作爲試驗費。今夜還得請你到我們黨裏去呢。你用便了。就是照商業上。承你情試驗給我。看這希世的寶物。便受這點兒酬勞。也不爲過分呀。理查便也坦然受了道。既這樣。你在這裏守着。讓我去付清了房租。雇一輛車子搬東西。不一會。車子已到。理查領着車夫。拿房中東西收拾好。搬上車子。同滿拉斯押着向甘蘭莊去。滿拉斯早已替他租了兩間房子。同自己同住。午後。又一同出去。置辦些動用東西。還買一匣子。預備裝那個模型。回到寓中。拿模型從箱子裏拿出來。裝入匣內。另外繪圖貼說。準備着到晚上送到黨裏去。六點鐘仍舊在滿拉斯處用了晚膳。到七點鐘。僕人來說。車子已經在門外守着。便一同走出門來。一看那車子異常精緻。車夫也漂亮。馬也異常壯健。上了車。車夫鞭子一振。馬便翻開銀蹄。向隄邊奔去。一到隄邊。便沿着隄向西明斯德橋一路走去。理查沒有聽見滿拉斯吩咐車夫什麼。覺得有些生疑。問起來纔知道這車夫也是恐怖黨中外部黨員。倫敦地方。這種人很多。也是黨人要刺探祕密事件。計較起來。曉得車夫最好。纔

派了黨員來倫敦開一處馬車行。車馬格外精美。車夫都是會員。又靈變。又勤慎。那班上等社會的紳士同夫人們誰不愛雇這種車呢。便是俄國使署參贊隨員。同一班駐英偵探。也喜歡雇用。黨人便在每輛車子裏。安放著一個電話機關。這電絲通到車廂上。車夫衣服裏。藏著一個受音管。那管子通上去。到衣領上面。爲此車裏講話最低。車夫也聽得清清楚楚。便是歐司完斯想陷害黨中人一件事。也是他們打聽出來的。今夜便是這輛車子。也有一個至重要的人物。預先雇著。送理查等到會之後。還要去打聽一件極緊要的消息。理查聽見滿拉斯這般講。也不覺有些吃驚。因又問道。這樣辦法。好是好極了。但是人情險詐。歐洲各國。化著水一般的錢。打聽黨人消息。萬一這班黨員中。有人貪著錢。鬧穿出來。怎樣呢。難道你們黨員都是清廉的。滿拉斯道。大部分還不差什麼。這也憑著我們人心齊。並且他們去偵探敵人。我們內部黨員。還暗地派人監察著他們。雖然也有幾個不肖的黨員。想洩漏黨中祕密。總可以不等他洩漏。在二十四點鐘裏教他身

死。兩個人一壁談天。車子已經渡過河。從凱寧頓路克臘番路。到克臘番公會左近一所大宅子前面。車子便停住。滿拉斯道。到了。說着站起來。先開了車門。跳下去。理查把手中捧着的匣子交給他。跟着走下車來。剛同滿拉斯走上臺階。那車夫一語不發。趕着車回去了。他們站不多一會。有人出來開門。滿拉斯捧着匣子走進去。問道。司密斯先生在家嗎。那人道。在家。正盼着你老人家呢。請進來罷。滿拉斯回頭招呼着理查。一同入內。理查把開門的人。細細一打量。却是個著晚服的男僕。那僕人恭恭敬敬。領着二人。到一間鋪設得極華麗的客廳。裏面也點着電燈。請他們坐下。然後退出去。滿拉斯等他去遠。向理查道。這便是我們恐怖黨的本部。全歐洲政府雇着人。偵探這個地方。却不料便在克臘番公會左近。要是給他們知道了。恐怕比地震還要把他嚇得利害些呢。不多一會。便要領着你到握全歐洲和戰大權的恐怖黨內部黨員前去。你好在明白的。即使你不願入黨。只要答應不漏洩我們的祕密。儘可讓你出去。理查道。你請放心。你只用把我開

的幾條條款。給他們看。倘然辦得到最好。若是辦不到。你也可以放心。我理查萬不會把你們祕密洩漏到別處去的。滿拉斯點頭道。甚好。我也知道你不是那種人。現在我們要進去了。記着我一句話。進去之後。你有所見所聞。千萬不要開口。要你開口時。自然有人問你。這也是恐怕你不知道我們規矩。爲此先給你講一聲。也不要詰問什麼。好在看見奇怪些的東西。久後你入了黨。會知道的。不然恐怕要惹人懷疑心。問你話的時候。你只川坦坦白。像同我講話一般。不要藏頭露尾。你肯依着我這般擺佈嗎。理查道。那又何妨。吃了這幾年苦。什麼事沒有見過。人拚了死。還怕什麼。你放心罷。說到這裏。聽着有人在門上叩了一下。只見門一開。那領他們進來的僕人走進來。恭恭敬敬說道。司密斯先生請你們兩位。到裏面去坐呢。二人聽着。站起來。跟着那僕人。走出甬道來。却古怪得很。那僕人領着。從後面臺階。走下房子的最下一層去。曲曲折折到了一條小街裏面。看見有一扇門。彷彿開到堆煤房裏去的一般。僕人到了這裏便立定了脚。看著他用一

只手指彈了幾彈。那一只手在牆上粘着的紙底下伸進去一按。只聽見門裏面一路鈴聲響進去。然後回頭過來。用德國話對滿拉斯道。今天口號是自由。理查是懂得德文的。爲此曉得。但是爲什麼忽然用起德文來。正在那裏想。面前的門彷彿有什麼機關似的。忽然開了。從外面看進去。又是一條極窄的小街。點着四盞電燈。街稍頭又是一扇門。站着一個肩鎗武士。理查跟着滿拉斯走進去。走到離武士二丈多。那武士卸下槍來舉着。喝道。誰呀。這句却是西班牙話。滿拉斯神色不變。用德國話答道。我們是同黨朋友。那武士又用西班牙話問道。爲自由嗎。滿拉斯還用德國話答道。爲聯合自由黨人。那武士纔用英文說道。請罷。朋友說着。槍也放下了。走到牆邊去。不一會。那門裏面也是像方纔這般。一陣鈴響。那門也自己開了。剛走進去。門便關了。門裏却是黑沈沈的。看不出東西來。滿拉斯扶着理查的臂問道。你看我們的口號怎樣。理查道。奇得很。這真不容易進來的。爲什麼要用這幾國的語言呢。滿拉斯道。爲保守祕密起見。我們內部黨員。至少

要會講四國語言。口號却輪著換的。連我也不知道今天用那兩國的語言。進門的時節。倘若我不留心。問了勃朗先生。不問司密斯先生。我們便不能進來了。後來那僕人用德文同我講了一句話。纔知道今天口號是德文。却料不到那武士又同我講起西班牙話來。若是我不懂得。或者回答的不是德文。那武士便要放槍了。你放心。好在你是常常同我一起的。你的生命。總在我身上。不怕的。理查道。這般真可算得嚴密了。也有人混進來的嗎。滿拉斯道。只有一次。已經十二個月之前。也算是克臘番一件疑案。進來的是兩個法國著名的偵探。只有他們兩個。疑心着我們這所房子。給他們溜了進來。後來給我們拿住殺死。便把他埋在現在你站的地方。這幾句話。說得理查毛骨悚然。正想回答。忽聽見滿拉斯急急的道。不要再開口了。記著我同你講的話。現在要進去了。一句話沒說完。只聽得身邊。憂的一聲。牆上忽然開了一扇門。射出一縷火光來。在黑地裏站了一會。忽然眼前一亮。轉覺得模模糊糊。看不出門裏的東西來。只聽得一個人用俄國話問

道。誰站在那裏。滿拉斯用德國話答道。夸斯頓滿拉斯同飛艇主人在這裏求見。那人欣然道。阿呀。歡迎得很。請進來。請進來。請進來。滿拉斯聽了。便拉著理查走進去。

第五章

進了門一看。却是一間絕大的屋子。牆上花花綠綠畫着些東西。屋中央是一張長桌。桌邊圍着好些人。理查的眼光。却給壁上畫的東西拘住了。也無暇去招呼屋內的人。畫的彷彿是俄國西比利亞雪景。雪上畫着一大隊哥薩克兵。拿着鞭子。押着一大隊戴着鐵索的男女在雪上行走。走慢一些。給哥薩克兵一陣鞭打。死在雪地的也有。也有痛極在雪裏滾的。受害的人。男女都有。一邊畫着一個女人赤着上身。手脚反捆在一起。像個三角形。放在一處地方。像監獄裏天井似的身邊站着個煞神似的軍士。手裏拿一枝很粗的柳枝。一鞭鞭在那裏抽打女人。四圍圍站着許多兵官。在那裏拍掌歡呼。一邊畫着一條極熱鬧的街地上。躺着

一個打得血肉狼藉的死尸任人家踐踏還有一邊畫着一個絕色的年輕女子監禁在監牢裏。在那裏抓頭髮。臉上露出一種淒慘的顏色。那畫都畫得栩栩欲活。襯着那屋子裏燈。本來不甚明亮。覺得格外陰沈沈地。這種畫曾經在勃羅賽爾大美術家威士嗎斯處。見過幾幅。却都是從理想上揣摩出來的。沒有這般靈活。理查看着這種慘像。替無辜的同胞。又是悲傷。又是憤怒。兩隻眼睛裏彷彿要射出火來似的。正在呆看時。忽然聽得一個人用英國話問他道。倭挪爾特理查君。你看這畫畫得好嗎。這都是實在事跡。受害的人。這間屋子裏也有。這些畫都是自己揣摩出來。請同黨的美術家畫着作個記念。要同黨都知道外面自號文明的國度。裏面有如此黑暗景象。你說怎樣。理查聽着。猛的一驚。回過頭去。滿拉。斯却不見了。那長桌坐着十四個用長巾蒙着身子戴着假面的人。連男女都分不出來。休說面貌。知道這便是恐怖黨內黨部員。便大着膽子答道。據我看來。也一定是千真萬確的。可見那班口中談着文明慈善的社會。看着這般舉動。明明

有權力去禁止他。却儘着他們胡鬧。彷彿不見不聞似的。便不是真文明真慈善。這社會也可以不認他了。說到這裏。一個坐在主席位上戴假面的人道。你說的不錯。你明白這個。我們便好講話了。請坐了再說。說着。又是一個戴假面的站起來。把自己坐位讓理查坐。理查也就坐了下去。那主席的又道。我們聽着你方纔講的話。曉得你也很同我們表同情的。你也知道你現在是在恐怖黨本部議事廳裏面。那一張空着的椅子。是我們總理坐的。他雖然不在這裏。我們却都是奉着他訓令來的。便是今天你來。他也早已同我們說知。這句話說來你一定不信。你昨天纔把模型告訴別人。怎樣我們總理會早就知道呢。這却是我們總理的權力。連我們也莫名其妙。理查道。照着你們的佈置。是沒有不知道的事。我也並不詫異。但是我却要打聽打聽你們會中宗旨。那人道。那却是極其光明正大的。我們這恐怖黨範圍極廣。也是個哲學家眼看着現在社會上。以少數人措剝着多數人用血汗所掙的錢。拿出來。供給他們驕奢淫佚的浪費。不夠便敲他們的

骨髓出來。單圖自己的快樂。不顧民生的艱困。看着他們威武容貌。也未始不像是人。但是細細攷察他們存的心。幹的事。却連狗彘都不如。這般社會。是萬不能用和平手段。整頓得來的。爲此創立了這個恐怖黨。裏面包羅着無政府黨。虛無黨。社會黨。入手第一步辦法。是聯絡各國工商政黨。爲此各國政府國會裏都有我們黨人。現在羽翼已成。想拿舊社會全數掃除。重新組織出新社會來。事機已熟。全歐洲黨員已經滿二千萬人。一個號令出去。這二千萬黨員。便是二千萬勁旅。歐洲承平已經四十餘年。我們一起事。全球都可以震動哩。只因戰器還不很精。並且還有些祕密緣故。暫且按兵不發。好在英俄爲爭奪阿富汗。不日便要開戰。德法戰爭。亦在目前。等到他們一動手。我們也要相機起事。他們戰爭時候的短長。都在我們手裏。我們一動手。各國國民嫌惡的海陸軍。便可以掃蕩盡淨了。我們前幾年的運動。是暗殺。這暗殺在俄國地方最盛。現在你發明了這宗戰器。是最好不過的了。這用照樣製造出小小一隊的飛艇。全歐洲的陸海軍還有什

麼用處。然後一舉手就可以拿全地球陸海防藩。一齊卸却。就是內地的武裝。也有我們黨人在那裏鼓吹。倘若各國政府知機。自行銷滅最好。否則各國工商團。看着耗費無數金錢。還是要傷同胞的性命。本來看不來。他們各自各會起了兵。強迫政府。消滅武備。起初政府看見民人出頭。要去掉他們防守富貴的軍器。一定要出來拚命抵抗。但是有我們幫着忙。不過一舉手之勞。不怕他不依。現在我們炸彈是早就製造好了。只等你今夜答應。肯幫我們忙。便可以博真正的和平。小民也不致於受他們糟塌了。在他們看來我們是一羣惡煞。想破壞社會的。想傾覆政府的。這種謠言。我們現在的確還沒有組織出什麼東西。單是破壞。在世界表面上看來。是有些兒擾亂秩序。但是沒有破壞。怎樣會來建築。這目前的腐敗政府。雖然給我們破壞。不出三年。我們包管建築出一個極完備的政府。這便是我們黨人的宗旨。倭挪爾特君。你肯入黨。幫我們一臂嗎。理查聽着。沈吟了半晌。這娓娓動人的革故鼎新四個字。不知不覺。印入腦中。曉得這驚天動地事業。

的樞紐。握在他一個人手中。不能不細細思量。也曉得一脚踏錯。自己的性命便送掉。然而細細把那人的話想去。覺得自己關係極重。自己早一日出山。戰禍雖然速些。平和也快一些。自己不出山。戰禍雖然慢些。平和也在不可必之數。恐怖黨毅力極堅。目的。一日不達。便總要拚着命做去。如此一來。不知要害多少良民性命。想到自己。孑然一身。雖然活了二十六歲。人世的辛酸。也嘗得夠了。不如把這性命。貢獻給同胞。事成固妙。不成也不過一死。打定主意。慨然道。我已經把我心裏的話。對夸斯頓君講過。倘若貴黨能夠答應我要求的幾條條款。我是極願意入會的。那人道。夸斯頓君已經講過。那都是小事。我們沒有不遵命的。我們是爲民請命。纔立這個黨。你肯幫助。我們已經替普天下蒼生感激你。只要你不變宗旨。我們是沒有不敬重你的。飛艇隊成立之後。自然歸你調撥。這配合藥水方法。在你手中。我們即使殺了你。也是沒用。你難道不明白嗎。理查點頭道。那是自然。那人道。既然這樣。讓我把入黨時誓文。讀給你聽。倘若你聽了裏面的話。還

有不願意的地方。還可以作廢。倘若願意。再簽名不遲。理查點了點頭。那人從桌上拿起一張紙來。朗誦道。

立誓約人倭挪爾特理查。簽約之後。此身即貢獻自由會中。此會即全球所謂恐怖黨。入會之後。存亡與會共之。入會前所有一切法律。皆行消滅。改奉會中所訂法律。執行會中命令。倘犯違禁事件。願受死刑。

讀完之後。拿那張紙遞給理查道。也沒有別種典禮。倘若你願意。便簽上名字。還給我。不願意便撕了出去。也不妨的。理查接過來慢慢讀了一遍。擡起頭來看見那十四個人都在假面中看着他。便把紙鋪在桌上。拿了一枝筆在身邊墨水瓶裏蘸了一蘸。龍飛鳳舞。在誓文下面簽上名字。就是這一簽名。拿全球都震動起來。從此理查也換了一個新面目。簽畢。遞給那人。那人接過去。讀了一遍。遞給右手第一個人。那一個人也讀了一遍。再遞給第二個人。不一會。十四個人都已讀過。那張誓文仍舊回到主席手中。主席站起來。拿着誓文走到火爐邊。把誓文投

入爐內。眼看着燒成灰燼。然後走過理查坐的地方來。一只手除假面。一只手便伸過來同理查握手道。歡迎得很。理查君。你入黨。更要歡迎。爲的是你這一入黨。我們救助同胞的日子近了。

第六章

理查也趕忙還禮。於是那十三個人也除了假面同披着的長巾。走過來握手。原來是九個男人。五個女人。女黨員年紀大小不等。還有年紀極小的。男黨員都不過三四十歲的人。雖然只有十四個人。却有五六個國籍。看他們神氣。都是有學問的人。講起話來。一時用這國文字。忽然又換了那國文字。改過來極其容易。這一個不但流行社會的風俗。也可見他們的苦心孤詣。個個人都是英氣勃勃。從理查看去。同平日所看見求名求利的庸人。真有天淵之隔。一個個走來握手歡迎。這新黨員。都講幾句歡迎的話。那講話的神氣。同講出來的話。都是極懇摯的。理查對着他們。覺得平空遇見了許多極知己的舊朋友似的心。中異常感動。女黨

員裏有兩個人。理查看着納罕。一個是長身玉立二十餘歲的美婦人。却披着一頭雪白的頭髮。從頭髮上估起來。至少七十歲。過來握手的時候。細細一看。不覺嚇了一跳。那面貌彷彿是什麼見過的那女人也覺得了。微微一笑。把澄澄的秋水一溜道。阿呀。我知道了。你有些認識我的。我覺得很榮耀。這身上受的傷痕。爲的是受暴君的傷。比別種不同。爲此對着赤着上身的畫。也並不覺得羞澀。理查把他細細一看。再拿牆上畫的給軍士鞭打的女人一比。果然一般無二。不覺勃然大怒。答道。那些無天日畜生。是不應當放他生存在世界上的。我立誓不讓這一個監獄。有一塊磚存留在地面上。這個是地球上一個污點。我立誓要掃滅他的。這女人姓密采里名藍娜。藍娜道。世界上照這種黑暗的地方。多着哩。就是拿俄國說。他的城鎮堡砦。礮臺宮殿。這多少去處。一年中不知要坑害多少人性命。計算起來。恐怕真要算專制政府殺人的刑場。你要掃滅這個纔是。這種小小一個小城裏面的監牢。算什麼呢。說到這裏。看見又有一個女黨員走過來。連忙道。

這裏又有一位來歡迎你哩。這位叫柰塔砮。他在會中沒有別的名字。不久你也可以知道。他爲什麼沒有別的名字哩。這柰塔砮便是同藍娜一起給理查看着納罕的女會員。看他年紀還不滿二十。理查向來不希罕同女人往來。近年來更甚。然而柰塔砮的這般美貌。理查見了。也不覺有些出神。握着柰塔砮的手。並不說話。柰塔砮却婉婉轉轉道。我父親柰塔斯叫我代他歡迎你。我也是極歡迎的。我們都急於想看看你那模型。不知你可肯讓我們見識見識嗎。理查一聽。又嚇了一跳。原來這花枝一般的女子。便是那從來沒有人看見過。却人人聽了要打一個寒噤的柰塔斯的女兒。這柰塔斯大家都知道是恐怖黨魁。凡是恐怖黨殺人的文告。都是要他簽字的。爲此全地球有錢有勢的人。說着他。沒有一個不怕的。因爲那種文告一來。怕是全地球最有權力的君主。也免不掉一死。這時候全地球的人。凡是幹了一件虧心事。都怕着他知道。他一知道。無論你是怎樣的人。也防不盡許多。殺人文告一簽字。無論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他一定來的。一來之

後。無論短刀手槍一擊。沒有不死的。這許多思想。在理查腦中旋轉。理查方纔悟到藍娜的話。有個緣故在裏面。他說柰塔砦沒有別的名字。原來並不是沒有別的名字。因爲這柰塔砦三個字。已經夠了。向來黨內的事。柰塔斯都和女兒商量的。決計黨中的人。也個個敬重柰塔砦。同柰塔斯一樣。現在他要看飛艇模型。大家都請理查試驗。滿拉斯本來也在屋子裏。不過方纔戴上假面。一時看不出來。現在便同主席一起走過來。攬掇着理查演放出來。給大眾瞧瞧。理查也答應了。主席道。既然要演放這件東西。我們還是到打靶房去。那邊究竟要寬敞些。說着領了大眾。開了門。走出那條狹街來。走不多幾步。又轉了幾個灣。便是一個門。開進去。却是一個絕大的房間。也是沒有窗戶。像議事廳一般一個地屋。四周一看。看見牆邊放着一排槍架。上面架着最新式的來復槍同手槍。槍架對面二十步。放着三個電氣標的槍靶。分成一百碼三百碼五百碼三等。一望而知是他們會員在這裏練習來復槍同手槍的地方。在這裏放槍。走出房門十碼遠。便聽不見了。

傍邊還放着一個簽名計數的牌子。上面第一個名字。便是藍娜。有一張長桌。放在檯架邊。理查把模型匣子。放在桌上。自己立在一邊橫頭。那班會員。立在對面。呆呆看着他擺弄。理查打開匣子。曉得自己一生事業。都是在今夜開端。便在匣中把拆卸下來的東西。一件件搬出來。搬一件細細講一件的作用。然後將船壳取出。給大家看。方纔一件件裝進去。裝進去的時候。也一件件講給大家聽。不一會。已經裝好。大家看着。都忍不住喝采。理查指着模型說道。我這個模型。是合兩種意匠。飛艇做成功的。第一種是一位姓佛安名裘爾司的。構想所成。他曾經著一部書。叫雲中艦。書中寫着製造方法。但是書中所說。洛部電力。不知是什麼東西。爲此這種飛艇。也是意匠所成。不能施諸實用的。第二種飛艇。是一位姓麥克齊名赫蘭所造的。雖然比裘爾司的好。飛也是能飛得起來。但是裏面構造未曾完備。不能裝載東西。然而他能夠構造到那艇能夠帶着機關同燃燒料。飛入空際。已經不知道耗了多少心血。只是不能裝載東西。仍是無用。我這個模型。却採

用兩家學說。這桅上螺絲形的東西。便是可以減輕船的重量的。兩邊凸出的兩塊橢圓形的東西。是升高之後。管理飛行的。讓我開了機關動起來。各位便看得明白了。說着果然拿器一撥。三個螺絲般的東西旋轉起來。兩頭是向左轉。中間一個却向着右面旋轉。愈轉愈快。不多一會。轉得像風車一般。那艇便漸漸升騰起來。起初還慢。後來愈高愈快。逼直從桌上飛騰上去。理查預先拿一條繩繫住。不放他升得太高。大家看着。又是一陣喝采。理查讓他在空中停了好半晌。重新拉下來道。這便是證明無論何時何地。這要空中沒有東西蒙着。多可飛騰得起。不用人去幫忙。現在要試驗他在室中可以盤旋不可以盤旋。列位請看。這個模型。旋轉船身的機關。便是船尾上暗輪下面的舵葉。若是真船。便得照海船一般。用一個大輪子。在模型裏。只用這個東西。我可以用兩根鐵絲在地上管理他。說着拿裏面機器關住。拿船尾旋轉船身機關。整了整。然後放在地上。拿艇內四副機關。一齊開動。自己站在邊頭。拿着引導方向的兩根鐵絲。忽然那模型極尖銳

的叫了一聲。斜斜的飛了起來。飛到空際。理查用導線將舵葉向前一頓。那飛艇像雀子一般。向前飛去。理查飛步追着。手中不住的頓。欲快便快。要慢便慢。上下左右的轉側。更是容易。看的人。沒有一個不說好。沒有不讚美。不覺歡聲如雷。等到第二次理查拿飛艇模型放下來。主席走過來。拉着理查的兩只手道。理查兄弟。你這個東西。委實的不差。從今以後。你便是空氣主人。古往今來。還有誰能够及得到你的聰明呢。快同我們一同商議建築的方法去。恐怕一時還不能動工呢。這模型放在這裏便了。好在除了我們。沒有人進來的。說着領了一大千人。重新回到議事廳。開了二十年陳的香賓酒。大家站着。先替第一隻飛行艇。定了一個名字。叫倭烈愛耳號。祝着倭烈愛耳號飛艇萬歲。然後坐下去。商議建築這倭烈愛耳號飛艇。商量了三個鐘頭。方纔決定即刻動工。議決之後。主席忽然對理查道。現在既已議決。也沒有別的耽擱。只要拿我們議決的議案。給我們總理看。等他畫了押。便可以向管理度支部長支付建築費。支到了錢。便可以動工了。只

是理查兄弟。我要問你一句話。倘若不看那模型。你還可以造得出來嗎。理查道。那是容易得很。大哥你問他做什麼。主席道。我們總理。現在俄國。你得親自去走一次。因爲這件是極重要的東西。無論他是怎樣的人物。都有些靠不住。即使靠得住。還怕火車上鬧亂子。或者給政府的偵探劫奪。一入俄境是更不必說了。帶着這件東西。難保海關上不留難。難保警察不來干涉。若是給他們搜出來。便是個監禁罪名。若是你親身去。只要空身去。同我們總理面談。那就可以不必耽心了。現在我們得從長計議。在三天之內。你可以動身嗎。理查曉得這是會中試探他肯去不肯去。便慨然答應道。不要說三天。兩天都可以。但是我不懂得俄文。大哥得同我想個方法。不致誤會。主席微笑道。那是早已預備好了。恐怕你不便。爲此不先同你說。柰塔若正要到聖彼得堡去。同行還有我們黨中一位夫人。那位夫人你還沒有見過。你便同他們一起去。到那邊去的情景。他們一定會告訴你。現在我們暫且沒事。我覺得有些兒饑餓。諒來大家也是一樣。讓我們上去吃些

東西再說。理查便跟着大眾走出議事廳來。到了小術。那抗槍的武士。一般的放下槍來。吆喝着。等到一個個回答了幾句話。纔放大眾走過去。候着主席鎖了門。那武士隨手滅了電燈。一同走出術來。不上十五分鐘。大家已經坐在大餐桌上。一壁吃。一壁談笑。講的都是政局。及將來同全地球宣戰時的調撥。滔滔不絕。都不把現在的社會。放在眼內。若是有人在邊頭竊聽。一望而知。是一班無政府黨。想拿費一千九百十幾年功夫造成的社會推倒哩。

第七章

到了八點鐘晚飯已畢。大家都上客廳裏去。散坐談天。有幾個人要唱歌。大家都高興。不多一會。已經琴聲洋洋。唱了有一點多鐘。那唱的歌。各國文字都有。理查一半不懂。然而聽着那音調的鏗鏘。也不覺心神俱往。聽着他們唱到悲慘的地方。女人都含着一包眼淚。男子也蹙着眉頭。切齒扼腕。曉得那歌中一定講的是各人悲慘的記念。到鐘上打着十二點鐘。主席起立。請柰塔砦唱自由歌。柰塔砦

欣然答應。請藍娜替他奏琴。等藍娜坐到披霞諾邊。自己便立在藍娜身傍。大家全體像在禮拜堂裏一般。都站起來。藍娜先彈了一套極長的小引。那小引包羅着蘇格蘭波蘭瑞士等處愛國歌。末了還彈了幾節馬賽革命歌。然後柰塔砦吭聲而歌。那聲音異常悲壯。琴聲轉一國曲譜。柰塔砦就轉一國歌詞。每一節唱到完結時。大家都齊聲合唱。那聲音像暴雷似的。等到彈到尾聲。大眾默然了一會。然後聽着琴聲。奏那馬賽革命歌。起初極緩。慢慢地快起來。直到琴聲奏到像有一千軍萬馬奔赴戰場。忽然柰塔砦又唱起來。那聲音越發悲壯了些。唱到革命一節。大家又齊聲同唱起來。這時候聲音忽然從悲壯變成雄武。柰塔砦的聲音。比別人又高。理查聽着這琴聲歌聲。不覺呆了。直到曲終。方纔清醒。主席對藍娜道。不久你就要上天了。等到有一天。你在天上聽得地面上有幾百萬人。同聲唱這個歌。便是我們全局已經大定。全球重復承平了。理查悄然道。我也在這裏這般想哩。藍娜迴身過來搶着道。我也是相信一定有這一日的。但是恐怕先要唱許

多軍歌再說呢。我願意……一句沒說完。柰塔砦搶着道：「現在的景象。俄國彷彿似一堆積薪。你拿着雪亮火把在手裏。還怕不立刻延燒麼。藍娜點頭道：「這句話是真的。說着迴身過去。又彈起馬賽革命歌來。這一回彈得格外悲壯。柰塔砦奪住手道：「算了罷。不早了。我們還得上春恩街去呢。遲了。恐怕公主要替我們擔憂。夸頓斯君我車裏還空着兩個座位。你同我們這位空中大將搭我車去好嗎。滿拉斯便答應道：「感激得很。但是不同路。這麼處呢。柰塔砦大笑道：「先生你又來同我鬧酸勁了。要是不同路。我怎樣來邀你呢。四人便上了車。這裏滿拉斯向來極敬重藍娜。本已有求婚之意。會中人也沒有一個不知道的。祇是理查同柰塔砦同車。心中亦覺詫異。想着他的身分來。不覺有些膽怯。看看他嬌怯怯的一個身軀。却握着生殺大權。有些不信。車子走得極快。不過幾分鐘便到了春恩街。理查同滿拉斯便辭去。臨走的時候。柰塔砦還訂着他。請他明天到公主這裏吃飯。也可以順便商量商量到俄國去的事情。理查同滿拉斯都答應了。然後別了柰塔

砦同藍娜。兩個人都懷着一腔心事。不願坐車子。便一同步行回甘蘭莊來。扣上頸邊鈕扣。點着支雪茄。向東轉到泰晤士河隄邊。走了一會。滿拉斯忽然問理查道。理查今天晚上。你心上怎樣。我們這些朋友。你都投機麼。理查道。沒有吃晚飯以前。我心裏是四大皆空。只知道能夠達到我的目的便好了。爲此空空洞洞。到也異常快樂。到得後來看見了一個人。彷彿平空添了許多心事似的。志志忑忑。想放下又放不下去。不知道怎樣纔好。滿拉斯問道。你看見的是誰呀。理查道。便是那柰塔砦。這柰塔砦究竟是什麼人。滿拉斯道。那却連我都不知道。理查詫異道。怎樣會連你都不知道呢。滿拉斯道。不但我不知道。恐怕黨中除去主席洛蒲羅夫尼古拉斯夫婦。同密采里藍娜三個人之外。知道他來歷的甚少。理查更加詫異道。你得恕我講一句話。我同你交情雖淺。然而從今夜席上看來。你同藍娜彷彿沒有不講的話。却怎樣藍娜會不告訴你呢。滿拉斯大笑道。我同藍娜本來是極要好的。向來也是無話不談的。只沒有問過他這個。至於說藍娜。我們本來

已有成議。只要我能夠辦成一件事。他便肯嫁我。理查道。什麼事呢。滿拉斯道。你今天是見着牆上的畫過。他得罪的原由很長。幾時得空。再講給你聽。我便爲了那件事。曾經對着他立過誓。若是糟塌的人裏面。有一個活着。我決不向他求婚。那件案子牽連着五個人。一個是司獄。一個是警察長。一個是偵探。還有兩個便是打他的軍士。光陰荏苒已經三年。現在活着的只有司獄同警察長了。這五個人。本來會中已經議決。將他們殺死。要是通力合作。是早已了結。只是我請柰塔。若幫着求了柰塔斯。得着准許。要我一個個親手去殺。現在三個已經被我殺死。那兩個眼看着也不久了。只可惜那司獄調到西比利亞去了。要殺總得隔幾時。那警察長却在倫敦。他是俄皇新簡他做駐英偵探長。候他離開英國的時候。便可以動手了。滿拉斯這一篇話。說得彷彿是裁判官定人家死罪似的。一點沒有憐惜的意思。理查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及至想到議事廳牆上畫的東西。覺得同是人類。偏是這幾個魔王沒有慈悲心腸。合着夥鞭責一個無人保衛的女子。打

得身上肉。像破布一般。那裏還可以當他是人類。既經不是人類。那末滿拉斯也不妨用待不是人類的方法待他。想到這裏。不覺釋然道。那也是應當的。但是柰塔砦的來歷。究竟知道些麼。滿拉斯道。不多。我所知道的。是我們這恐怖黨。是一個哲學家從理想上推闡出來創立的。這個人便是柰塔砦的父親柰塔斯。我們黨裏的訓令。有的是他發出的。大都是他寫了由柰塔砦交來。有的是我們總理發出來的。却是由柰塔斯口傳來的。理查道。這般說來。總理不是柰塔斯了。滿拉斯道。不是。柰塔斯是我們黨裏的會長。總理是英國的貴族。他在倫敦的時候。我們開會。他是常到的。說起來你不信。他還是駐俄國英公使的參贊哩。理查驚異道。如此說來。我們的總理。便是我的同學倭瀾摩了。我前天晚上在報上看見他的名字。是在那暗殺……滿拉斯不等理查講下去。搶着道。我們不叫暗殺。叫處決。理查道。請你不要見罪。我是無意中用了報上字眼。但是那人犯的究竟是什麼罪呢。滿拉斯道。那却不知。不過死的時候。總理也在車上。他是個精明幹練的。

人。同柰塔斯兩個人有什麼事。只同柰塔砦商議。黨內的財政是歸他們兩人管的。各黨員也有許多人捐助資產。但是他們却另外存着。所有一切用款。都是他們兩人預備着。支付多少都有。這總理是本來有錢的。諒來柰塔斯也是有錢的。爲此無論黨中要興辦什麼事業。不愁沒有錢使。倘若有什麼用款。開會時總理沒有到會。只要拿那張決算草案。交給柰塔砦。下一次開會。錢就來了。要金幣鈔票。或者要外國貨幣。只要在決算案上註明。便不會錯誤的。便是我們這位總理。也有些兒希奇的。他到了會。會中的黨員。同一切舉辦的事。是清楚得很。彷彿沒有什麼事瞞得過他的。但是黨員有時到社會上去行動。遇見了他。他彷彿不認識似的。便是有人不知道他是我們的總理。介紹着同他招呼。他也像從來沒有見過面的一般。有一次我在俄公使館跳舞會上遇見了他。我走過去同他招呼。並且還打了一個我們內部黨員祕密記號。他却愕然。說是素昧平生。一定是誤認。這兩句話。說得我也愕然。只得告了個罪。他也坦然受了。還客氣了幾句。真像

是不認識的。後來柰塔砦同烏娜扶絲璣公主也來了。這公主便是這回要同你一起到俄國去的那個公主。他是俄皇極信用的人。派他來倫敦做駐英偵探的。也是我們黨員。後來我送他們回去。把這件事告訴他們。柰塔砦講給我聽。纔知道這也是總理謹慎地方。他說一個人要做這種秘密事。必得戴個假面。戴上假面時。不能與不戴假面時的朋友招呼。這是他立着誓的。爲此不能違背的。我聽了這番話。後來自己也留心了好些。理查道。現在我還要問你一句話。柰塔砦在黨中已經有黨員向他求過婚嗎。滿拉斯嘻着嘴。拿手向理查肩上一拍道。我就是怕你這件事。你知道他生得豔麗無雙。却一心一念。幫着我們辦這個恢復自由權的勾當。爲此我們都叫他自由女神。他長了那一副月貌花容。凡是有知覺的。誰不愛着他。只是藍娜的私見。凡是女子有了家室。便不能盡心替公衆作事。爲此勸着他。防着他。不放他有什麼挂礙。理查聽了道。謹謝上蒼。我放了一條心。想來你聽着我這般說。一定要笑我痴心理。滿拉斯搶着道。那也是人情之常情。

的一字。是連聖賢都跳不出他範圍。你也不要爲着柰塔砦是創辦這黨的大哲學家女兒。恐怕他不肯允許。據我看來。同黨多少人。只有你却有些指望。只要你飛艇隊成立。你能够帶着飛艇在全地球做成這件大事業。教全地球知道你的名字。他一定肯嫁你的。你要知道天下女人。好名的心最盛。同黨中能夠成大名的。只有你一人。你勉力做罷。娶柰塔砦是容易的。理查點頭道。成敗聽天。只好盡我力幹去便了。

第八章

理查那一夜上了牀。翻來覆去。也不知爲什麼終睡不着。直到窗上發了白。顛倒睡着了。剛睡着。忽然覺自己身子飄飄蕩蕩起來。一睜眼。原來自己已在飛艇裏。邊頭還站着一個柰塔砦。自己覺得模模糊糊。問着柰塔砦。柰塔砦笑道。這便是你造成的倭烈愛耳號飛艇。你看世界上現在景象。說着。拿手指着底下。理查跟着他向底下一看。却是萬里雲山。都在脚底。用遠鏡一看。隱隱都是敗井頽垣。不

覺一驚。聽得耳邊有人叫他。回頭一看。却是滿拉斯在他面前立着。笑嘻嘻的說道。十一點鐘了。還不起來。早飯都冷了。你究竟怎樣。難道忘記柰塔砦約我們到春恩街公主那裏去麼。理查模模糊糊的道。我們在空中怎樣下去呢。並且柰塔砦也在這裏。我們春恩街不去也罷。說着回過頭去。要同柰塔砦講話。却不見了。再定睛一看。原來還睡在牀上。方纔多少事。都是一夢。再一回頭。滿拉斯還站在牀前發楞。一想方纔講的那幾句話。不覺嗤的笑出來。滿拉斯問道。你方纔講的什麼。理查狂笑道。不相干。是我夢話。說着趕緊起來。洗了臉。胡亂換一件衣服。同着滿拉斯到客廳用早膳。滿拉斯想着他說的那些夢話。兩個人又笑了一陣。然後告訴理查這柰塔砦在社會上往來。是冒着烏娜扶絲璣公主姨甥的姓名。二十餘年前公主有個女弟。嫁給英國一個紳士。那紳士姓大賚。這大賚夫婦兩人。十二年前。坐着倭耳斐尼亞輪船。在蒲國海面觸礁。同時溺死。遺下一女。那女兒後來在那哀斯地方害癆病死的。他的年歲。正與柰塔砦相同。爲此公主便把柰

塔砮過房。作爲乾女兒。到長成之後。領着柰塔砮出去。同社會上晉接。只說是他的姨甥女兒。這一來我們會中却占了不少利益。爲的是公主是俄國政府派他來偵探我們黨人舉動的。常是回國朝覲俄皇。順便帶着柰塔砮到俄國社會上去走動走動。憑着他的容貌。同那班俄國官紳往來。替我們黨中不知刺探着多少祕密。他在外面。人家祇知道他是大賚番圖臘。不知道什麼柰塔砮。你得記着。不要冒冒失失。胡鬧一陣。把這事鬧穿了。纔不是玩的。理查道。那我理會得。本來你們一開口叫着人家小名。我看着也有些兒不合理。我們英國是不行的。滿拉斯道。這件事本來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俄國風俗是這般的。第二件我們既是同黨。便看着同自己兄弟姊妹一般。叫小名也作興的。你也只好隨和着。並且還有一件。在黨中祇知道他是柰塔砮。若是你平空叫他大賚姑娘。顛倒覺得古怪咧。理查道。既然如此。我也犯不着去惹別人犯疑。只是覺得叫出來。有些不慣。滿拉斯笑道。是不是有些像閨房密友互相稱呼的行徑。這一句話。不知怎樣理

查聽了面上一紅。滿拉斯看着他這般。也不再說下去。自去吸煙。理查回到自己房內。細細的打扮起來。從帽子起到鞋子止。都換了。在二十四點鐘裏面自己叫衣店裏趕起來的。頭髮梳刷得極其光澤。這是出了學堂。第一次想到修飾兩個字來。梳洗已畢。重新來到客廳裏。滿拉斯想着他從今以後。理查得在社會上應接些時候。外面不得不套個假面。不套恐怕露出馬脚來。便細細的教導他些酬酢禮節。理查知道不久要去見些大人物。自己的迂闊態度。是不行的。便也心領神會的學習。然後兩個人走出門來。爲的是要替理查置辦行裝。一路上耽擱。到春恩街。已經將近吃飯。到了公主府。一同進去。自有人引導着。到一個極華美的客廳裏來。進了客廳。早見一個四五十歲雍容華貴的美婦人迎上來。同理查握手。笑着道。阿呀。倭挪爾特理查君來了。歡迎得很。你是黨裏的朋友。便是我的朋友。昨夜柰塔砦回來。把你的容貌才幹。講給我聽。爲此一望。便知是你。可惜我昨夜沒有到會賞鑒你那模型。聽見柰塔砦說你真是個奇才。理查謙道。這不過憑

着些理想上構造成功的。算不得什麼。但願真的造出來。也有這般靈活便好了。公主道。那是一定可以成功的。我想不久可以親見這個奇艇咧。柰塔砦快來了。讓我來重新紹介你們。你不知道他在社會上。不是叫柰塔砦。正說着。裏間房門一開。柰塔砦從裏面走出來。一眼看見理查。冉冉走過來。要同理查握手。公主道。且慢。讓我來介紹。番圖臘。這位便是同我們一起到俄國去。替我們大皇帝試驗飛艇的倭挪爾特理查君。說着又對理查道。倭挪爾特君。這位便是我姨甥女兒大賚番圖臘。我盼望你們兩人。訂一個好友。柰塔砦方纔同理查握手道。倭挪爾特君。我得與先生訂交。甚爲快樂。聽得先生飛艇學問甚高。諒來此番到俄國去。一定可以替我們大皇帝盡些力呢。理查詫異道。這試驗飛艇的話。從什麼地方來的。倘若真的。那是一定可以替他盡些力。便是前幾年我却喜歡打聽這些東西。却沒有聽見有人造成過。公主的話。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公主道。這便是我替你討的差使。說到這裏。回過去同滿拉斯走到對面窗口。低低在那裏商議什

麼。理查也不敢再問。不多一會。鐘聲響亮。公主叫奈塔碧領着理查。自己扶着滿拉斯的膀子。上大餐房來。飯菜是極講究的。爲的是席間要談心。把僕人屏退了。一一都是自己動手。請理查坐在自己左邊。奈塔碧坐在右邊。自己同滿拉斯對面坐下。吃了一回。公主道。倭挪爾特君。你這回上俄國去。是裝着替我們大皇帝試驗飛艇的。諒來你也明白。但是我怎樣能夠替你找着這件差使的呢。諒來你也急於要知道這裏面的緣由。讓我講出來給大家聽聽。大家還記得幾年前。俄皇曾經懸百萬鎊賞銀購求飛艇的一件事嗎。他要購求的是要一只完完全全的飛艇。在空中行駛。能夠像汽船在水內一般。左右進退。隨手旋轉。無不如志。訪求了幾年。沒有訪到。大家聽了都點着頭。理查一擡頭。見奈塔碧在那裏對着他微笑。趕緊把頭低下去。公主又道。我聽見俄公使館裏朋友對我講。說新近有一個法國機器師。發明了一只飛艇。據他自己講。一定可以中俄皇的意。不過我那個朋友說。俄皇也看不出好歹來。傳着俄皇的口諭。叫我在英國留心着。倘若有英

國研究飛艇的人。請一位去試驗試驗。看看究竟用得用不得。剛好前數天在十九世紀報上。讀着倭挪爾特君六個月前寄去一篇論飛艇的文字。我正想去找倭挪爾特君。不想恰好大前天黨中人來報告說倭挪爾特君已經可望入黨。爲此我即刻到俄公使處。替倭挪爾特君紹介。說得倭挪爾特君極有經驗。俄公使即刻電告俄皇。俄皇電諭着駐英使臣敦請你就道。俄公使把這件事全託了我。倭挪爾特君。我這般佈置。你說好嗎。理查站起身來道謝。奈塔砦笑道。將來俄皇要打聽出來。他還要恨着公主替他請一個奸細去呢。公主道。那也只好由他。好在等到敗露出來。已經過了些時哩。說着掉過頭來對理查道。此去你還可以細細攷察攷察。究竟這法國人所造的飛艇。可用不可用。說不定還是你的勁敵呢。現在我們決定明後天動身。你同我們同走便了。到了那邊細細的看過。胡亂給他一個報告。就算公事完結。你是替俄皇辦事。一切旅費。自有俄國政府供給。另外還有酬勞。俄皇手頭是闊慣的。不論是自己的錢。別人的錢。用的時候。只求好

看。向來不計較的。爲此不定可以大大弄他一注錢財。理查不等公主說完。搖着手道。別的事都可以幹。要我使着詐僞手段。騙人家的錢用。即使騙的是俄皇的錢。心裏也終覺有些歉然。柰塔砦聽見理查講到這句話。忍不住擊節稱好。曉得理查有些迂闊。便替公主排解道。倭挪爾特君。你說的也未嘗不是。但是我們現在正想同俄皇宣戰。開戰時有什麼公理講呢。還有一件。你怕是忘記了麼。俄皇這個錢是什麼地方來的。他還不是欺凌着無辜百姓聚斂得來的嗎。他一個人庫裏堆着幾萬萬紅朽的金幣。卻不曉給他敗壞掉的人家在那裏哭呢。這樣的錢。你去騙他些。也不傷天理。並且你又是英國人。老遠的跑到那邊去。也應當得些酬勞。就是你嫌那錢是俄皇的不愛使。你便把他捐在黨裏也可以。快不要迂了。理查聽着柰塔砦這般講。便也點頭道。大賚姑娘既這般講。我也沒得說了。回來的時候。一定遵命拿這筆錢捐入黨中便了。公主道。這纔是了。你在那一面講。究竟也替他幹些事業。好在你到俄國去是另外一件事。並不是有心去窺探他

秘密的。至於你賺的錢。那你有自由權。隨你便了。你還不曉得。今天飯後。馬汀拿扶參將。還要替我們送護照來。護照上載着你此番上俄國去的緣故。有了那張護照。在俄國境內行走。可以免掉海關的盤查。偵探的詰問。這纔是特別利益哩。

第九章

西歷一千九百十四年三月初六日。黨員又在克臘番公會左近議事廳。開臨時會。這天離理查動身上俄國的那天。已經六個月。到會的人。男女只有十二個人。然而他們在自己社會裏沒有人知道他們是恐怖黨人。連偵探這般的訪查。也沒有疑心到他們身上去。今夜這一個臨時會議。有些兒像一千一百七十二年。前奧都刺哈曼在莫斯瀾會議一般。奧都刺哈曼召集的。都是各部落酋長。會議的是耶回兩教決戰問題。那一番會議。耶穌教徒的性命。握於這幾個酋長手中。其實還歸奧都刺哈曼一人定奪。後來耶穌教徒不至於全數遭劫。也是奧都刺哈曼的力量。那一個會議。真是驚天動地。恐怖黨這天的會議。他的價值也是相

等。爲的是恐怖黨的勢力。已經完備。彷彿全地球已經埋好地雷。專候一星火去點那總藥線。總藥線一着。全地球的地雷都要爆發起來。這時候數百萬黨員都已摩拳擦掌在那裏候着。總理一個信號出去。立刻全地球都要宣戰了。今夜這一次集議。便是商議起事的事。因爲一宣戰。便是各國都是他們的公敵。成敗雖聽諸天命。然而也不可不預先計較個百折不回的長策。並且還不是單是戰事。第一件要先拿社會推翻他。然後再去搖撼專制政體。等到這兩個大團體一倒。恐怕一千幾百年來逐漸改良出來的農工商業。也要一齊傾覆。不但這樣。還恐怕那班蒼生。經着這一番從古未有的兵革。也要靡有孑遺了。就爲着破壞是極容易的。破壞之後。還可以重新締造得成不可以。却沒有人預算得出。爲此主席召集幾個黨魁。來這裏開末次會議。主席洛蒲羅夫尼古拉斯候着黨魁到齊。那時鐘上已經打着八點鐘。站起來。那時在座的人。看見他蹙着眉頭。彷彿有什麼極悲慘的事報告。都有些不解。只聽見他朗朗說道。列位今夜本來是開的軍事

會議。但是有一件極悲慘的事。要先行報告。可知我們大家極鍾愛。極敬重。情願捨着自己的性命救護他的自由神柁塔砦。柁塔斯的愛女。爲着替會中勾當秘密事件。現在落在俄人手中嗎。這幾句話說出來。拿那在座的黨員。都驚得開口不來。長桌子的四周圍。只有女人悲慘的飲泣聲。男人憤怒的切齒聲。因爲大家都知道俄人懲治革命黨人的殘慘。男人還可以受。這般嬌怯女子。怎樣可以忍受呢。曉得柁塔砦一落俄人掌握。便是個死。大家雖然不開口。心裏含着一腔悲慘。主席見大家這般憤激。先對大衆致了謝忱。然後拿這件事的始末講出來。原來理查到了俄國。試驗着那飛艇果然甚好。俄皇傳諭叫那法國機器師照樣製造五十隻。理查把法國人所造的飛艇模型。暗地裏畫了一紙。大意了些。給聖彼得堡第三區偵探長看見了。幾乎要吊銷理查的護照。還虧得烏娜扶絲璣安娜公主。弄了手脚。纔得脫離虎口。回來時候。黨裏給了一筆錢。請理查先造一隻。拿自己在喜勃拉斯外面一個特崙克來峙島作爲工廠。公主同柁塔砦到俄國去。

本來第一件爲的調查俄法密約。第二件是有一班黨員。於六個月前被馬汀拿扶出首。告發他們的罪狀。遞回俄國。充發西比利亞。馬汀拿扶雖已在這議事廳處決。那班黨員。還在那邊受苦。現在大功將次告成。不得不先去給他們一個信。不要受苦不過。自尋短見。公主同柰塔砦便是去送信的。還領着總理的面諭。倘若遇有合式機會。最好帶着他們逃出俄境。第一件事。雖然爲難。費了些手脚。居然如願。第二件事。也將近完結。不料有一天在薄兒蘇特密脫拉愛卡地方。一個莫斯科虛無黨人家。給警察拿住了。因此牽連着公主。聽說拿公主的緣故。甚是複雜。有的說那警察長是奉着俄皇密旨拿的。爲的是公主替俄國皇家辦的祕密案件太多了。俄國法律。倘若臣子知道得國家祕密太多。便不能容他生存世上。本來想動手。恰好那虛無黨人。偶然爲着一件事。責罵了一個下人。那下人記着恨。便到警察署去出首他主人。出首時還牽連着公主。警察長聽了大喜。立刻傳齊了全班警察。把虛無黨人同公主柰塔砦一齊捉去。柰塔砦本來冒着大賚。

番圖臘的名字。是英國人。應當可以沒事的。不料警察長張大其辭。拿他兩個人一起解到莫斯科警察總署。嚴刑訊問。一邊還在身上細細的搜檢。這也是合當有事。在柰塔砦身上。搜出一紙警察署用的新密碼來。這件事便弄糟了。當夜便下了莫斯科的監牢。三天之後。重新提出來。也沒有訊問口供。當堂判定了充發薩哈璉。監禁終身。容貌像柰塔砦這般美麗。那班惡神似的官長。怎肯放他到那荒草白楊的地方去呢。爲此受了這個判斷。他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忍恥偷生。預備着做那一班惡魔的玩物。一條是個死字。烈性的柰塔砦怎肯幹那貪生忍恥的勾當呢。主席講畢。接着道。倘若不幸他遭了毒手。這個仇必定要報的。現在最好想一個善法。救他出來。據我們莫斯科坐探員報告。說解差押着公主同他。半個月前在莫斯科動身的。動身時坐的是火車。到了耐侯尼拿古洛。然後換船。從扶兒皆卡瑪。到坡姆再換坐火車。從鐵由曼赴東。他兩人在鐵由曼以西。還可自保。一進西比利亞。便是彷彿進了虎口似的。那裏還有天理國法。爲此我們去救。

最好在他們從鐵由曼動身之前。計算起來。大約初九。我們救的人。須到那裏。今天恰好接着理查的報告。他說倭烈愛耳號。業已造成。已經在空中試行一次。是千妥萬當的了。也是他兩個人的機緣。現在我們便用這飛艇隊第一號飛艇。去救自由神同公主。也是應當的。若是不用飛艇。第一件時日局促。恐致誤事。第二件英俄交界地方。不用飛艇。也萬難混過去的。爲此奉着會長柰塔斯君訓令。請馬善諾夫倭雷克雪斯君。就在今晚十二點鐘。搭特別快車到拍脫立克海口。那邊有我們總理自己的快艇。在海口守着。艇中另有祕密訓令。在船主那裏。你上了船。船主自會交給你。你拆看之後。即刻依着那祕密訓令。啓旋到特崙克來峙島。見着理查。教他即刻準備飛艇。前往西比利亞救人。你能夠即刻動身嗎。這馬善諾主倭雷克雪斯原來便是滿拉斯。聽見主席這般說。趕緊站起來。答應了聲。是。主席又道。我方纔講的密約。承那兩位女英雄偷鈔出來一個副本。當即交給我們總理。我們總理帶着副本已於今日到倫敦。不日便要將那副本進呈御覽。

總理說密約裏面損失英國權利的地方極多。因為英俄一開戰。法國便乘機襲取蘇彝士河。用重兵扼住。不放英國艦隊歸國。俄國酬答法國相助的情義。應許法國分兵襲擊德奧二國。用飛艇用艦隊。攻燬兩國東境礮臺城堡。攻打進去。襲取來因河。也用重兵扼守。不放兩國兵輪過去。然後法國掃境出兵。襲攻德國。法國艦隊不等開戰。已經預先約定游弋地中海。截住英意兩國咽喉。阻塞蘇彝士河。俄國也先行出兵。堵住印度。不放英人提撥印度軍隊。還聽得英國也同德奧意三國立着攻守同盟密約。暗地裏英德奧三國還瞞着意國。立了一個特約。聽得總理說。他在俄京動身的時候。曾經下一道訓令。給我們黨員現任駐恆度科斯偵探隊長勃拉索夫意范。叫他在阿富汗左近。同印度軍隊挑釁。這支印度軍隊。本來英國派他們在阿富汗左近。視察俄國恆度科斯偵探隊的。總理的訓令。限意范在這半個月內動手。意范也是我們靠得住的黨員。沒有不聽總理訓令的。從此看來。英俄兩國在一個月內。必定要開戰的。戰事一開。我們的機會到

了。我們不干涉則已。一干涉。全地球上。要大大的受些影響。所以會長教我們。把所有同黨員的商業。一例停止。凡是不能搬運。不是重要的東西。一例售去。現在會長同總理。已經買着一只極大的汽船。船上水手。都是我們外部黨員。現在停泊利物浦海口。已經派着黨員。在那裏採辦機器。同一切物料。預備着照倭烈愛耳號大小。再造十二只飛艇。貨物裝齊。便要啓碇。向特崙克來峙進發。在海關上。只報到善尼羅去。到來特崙克來峙島。裝着製造倭烈耳號的工匠。駛往非洲西岸。勃蘭夸岬同佛河特岬中間一個海島。這十二艘新飛艇製造廠。便在這個島上。必得晝夜攢工。愈快愈妙。至於島中經營的方法。馬善諾夫君今夜到快艇上。拆着那一道祕密訓令。便知端的。救了公主同柰塔砦之後。坐着倭烈愛耳號先到島上。佈置一切。各會員各自帶着自己眷屬。於十天內到利物浦會齊。好在陸續去的。也不致動人疑心。會長同總理買的汽船。在十天內啓碇駛往非洲。我們便是坐這條船前往。現在馬善諾夫君可以動身了。其餘還有些這裏善後事宜。

我只要同這幾位黨員商量便了。說着伸出手來。同他握手送行。還祝頌了些一路平安。此去早早成功的話。馬善諾夫就趕忙站起來還禮道。我當勉力幹去。倘事有變端。列位聽着倭烈愛耳號在俄境的礮聲便了。迴過身去。同在座黨員一一握手告辭。到了藍娜。藍娜朗朗的說道。我極想同你去走一遭。只是不能如願。只要你能够替我們救出柰塔砦。無論什麼事。你要求我。我沒有不答應的。去罷。不要耽擱了。馬善諾夫聽着。也不回答。抱着藍娜行了一個接吻禮。便匆匆動身去了。這便是第一個爆發的全地球地雷藥線上的火星。

第十章

當夜馬善諾夫於十二點鐘。附蘇格蘭特別快車。在由斯頓車站開行。次日九點半鐘。在派脫立克海口。尋着總理的快艇路拉痕號。即行上船。催着船主啓碇。到午後一點鐘已經在特崙克來峙島下碇。馬善諾夫吩咐放下舢板。趕緊跳下。叫水手划着。不一回已到海灘。恰好理查在那裏散步。一見馬善諾夫到來。快活得

了不得。握着手問了些路上的風霜。即刻打聽着奈塔砦消息。馬善諾夫手攬手。拉到無人地方。把自己到這裏來的緣故。告訴理查。理查本來是個英雄。聽了也不說什麼。只是臉上顏色。驟然灰白。雙眉緊鎖。想着自己同奈塔砦如此緣慳。現在大功將次告成。正在那裏想着向會長求婚。不料生此阻力。不覺握拳切齒。露出一派悲憤顏色來。馬善諾夫看着也替他悲悼。呆立了一會。臉上顏色稍形和平。便邀着馬善諾夫上山來。循着一條山路。走不多時。便是一片平陽。這平陽四圍都是崇山峻嶺。只有這條山路。若是在這山路中間。設立一座雄關。真有一夫當關的形勢。平陽上疏疏蓋着幾處房屋。幾處工廠。中央築着一個極大的棚。這時候棚上的房頂。已經揭去。中間橫着一只長形灰色的飛艇。這飛艇的形狀。同海船差不多。只是沒有汽筒。艙面立着三支桅杆。每支桅上却沒有帆桁。都橫着一個風車。船的兩邊都凸出一塊板。這板比艙面闊有兩倍。長却同船身一樣。理查領着馬善諾夫走進棚中。細細的一量。船身總共七十尺長。十二尺寬。一切形

狀。只是大了些。其餘同模型真是一般。一邊走。一邊聽理查將這船飛行時的方法。大略講了一遍。然後吩咐水手趕緊準備燃燒原料。飯後即須起程。自己却同着馬善諾夫到路拉痕號用膳。用完了午膳。兩個又細細的商量進行方法。還打算到倘若來不及救護。或者生出別樣枝節出來。便應當怎樣替兩位女英雄報仇。商議已畢。還拿出會長的祕密訓令來。看了一遍。然後催着拿路拉痕號上運來的食品。搬上倭烈愛耳號去。裝完之後。一同上飛艇來。理查領着馬善諾夫。到飛艇中機器房來。看見有四副機關。一副是運轉後部的暗輪。一副運轉兩邊的輪軸。還有兩副是運轉桅上風車的。只要把一個總機關一撥。輪軸四動。船已飛升空中。一到空中。就拿升空輪子放下來。這船便全仗兩邊的板。在空中鼓動空氣了。細細看那船中異常舒服。船頭上是一間大艙。安放六張榻牀。可以供六個人起臥。船後六間房艙也可以住六個人。中間一間大艙是預備起坐的。艙面上也分三處。船頭上一間瞭望樓。船後一間舵樓。中間一間大房間。也是預備

起坐的。各處窗上都是厚玻璃。爲的是船在空中飛行。空氣在艙面上撲過去。非常之速。若是不安厚玻璃。坐船的人吃不住。就是艙面上也安着玻璃窗。恐怕飛行的時候。一不小心。必致失足落下。船上助手。理查挑選着四個國籍的人。便是將近開戰的英俄德法四國。一個英國人叫史密士安特理。一個俄國人叫彼脫路。未克意范。一個德國人叫梅夷弗來士。一個法國人叫奇蔡靖。四個人都是巧匠。並且還是好朋友。他們心裏只有世界。沒有國籍。只知會中規則。不知法律。講的話都用英文。理查看着他們把食用品裝好。自己前前後後察看了一會。然後走上艙面。招呼着那些不去的工匠。吩咐他們些話。那時紅日已經西沈。便走到舵樓。吩咐把第三四副機關開動。馬善諾夫站在舵樓門前。瞅着理查把舵上一個電鈴一揷。那機器已經開了。却沒有海船裏那般熱鬧。只微微的叫了一聲。桅上風車已經轉動。愈轉愈急。船便慢慢升起來。那升上的速度。愈高愈快。馬善諾夫眼看着地驀然向下一沈。漸漸的海島縮小起來。直到看起來在黑沈沈海波

裏面像一點黑星。然後這飛艇向西北飛去。看着脚下喜勃拉斯羣島像幾點黑子。漸漸的看那蘇格蘭也像一條黑線。到得表上指着離海面八百尺高。倭烈愛耳已在浮雲之上。那落照還看得見。一片白漫漫的雲光裏。射出幾縷紅光來。異常美麗。再從雲隙中看下去。大海中島嶼星羅棋布。映着蒼茫暮靄。格外好看。到得表上指着離海面一千尺。看見理查拿舵上另外一個電鈴一按。那脚下的浮雲便像走馬一般。向後退去。曉得船已前進。只見理查拿羅盤一看。向東一撥舵。再拿第三個電鈴一按。兩邊輪軸鼓動。桅上的風車便停了。這時候馬善諾夫覺得身邊空氣。飛擦極快。有些站不住。理查道。進來罷。把門關上。在這舵樓裏。外面的景物一樣可以看見的。船的速度極快。不要跌下去。馬善諾夫依言。把門關上。看見理查又拿一塊橫着的板。往後一扳。那外面桅上的風車便落下來。對馬善諾夫道。現在我們要加快速度了。說着對牆上一個管中吹了兩聲。覺得腳底下震動了一震動。船身又向上一一起。馬善諾夫有些疑惑。問道。難道船還要向上嗎。

理查道。這是自然。我們過蘇格蘭必得離海面一千五百尺。方纔沒有人看見。現在你快看底下的景緻。馬善諾夫從玻璃裏看出去。這時候飛艇離雲已經有七百尺。太陽已經不見。一輪將圓的蟾魄。恰好從東面升起來。萬丈銀光。直射到艇上。彷彿是歡迎這飛艇似的。這時候腳底下海面已經不見。雲中露出些高峯來。倏烈愛耳便在這些峯上面飛過去。不一會。聽得雲底下有波濤澎湃的聲音。問着理查。纔知道已過蘇格蘭。到日耳曼海面。理查一壁講着。拿橫板向左邊移過一寸。飛艇便沈下去。飛下雲外。然後再拿橫板一移。仍舊前進。把船頭再向北一撥。向身邊管口叫了一聲史密斯。不多一會。史密斯從樓梯走上來。理查拿舵交給史密斯。自己拉着馬善諾夫到艙裏去道。今夜也看不見什麼。我們去弄些東西吃吃。吃一枝煙。談談天。也可睡了。明天早晨起來。我從雲裏指聖彼得堡你瞧。

第十一章

用完晚膳。兩個人重新走上艙面來。吸着煙。商議些施救方法。這時候那一輪皓

月將近中天。太虛裏一些兒浮雲都沒有。月光射下去。照得日耳曼海面上的波濤像銀山一般。煞是好看。覺得飛艇乘着西南風力。進行速度愈快。然而看着腳底下的白馬銀濤。却像飛一般的向後退。問着理查。纔知道這時候速度。大約一點鐘走一百五十英里。這個日耳曼海面有五百多英里直徑。大約三個半鐘頭。可以過去。若是風順。到太陽出來。已經可以到聖彼得堡了。又談了一會。看着掛鐘上已經十點鐘。纔各自回房艙去睡覺。馬善諾夫走了一日一夜的路。本來困乏已極。一上牀便睡着。直到理查敲着門叫他出來看日出纔醒。坐起來把窗幃拉開。向外面一看。天還沒有大亮。只有東方有一線胭脂似的雲彩。這時候脚下又換了一個海面。隱約在曉霧蒼茫裏看下去。彷彿這個海面上散佈着許多島嶼。曉得是波羅的海了。屈指計算夜間睡着之後。一定速度更加快了。所以一夜走一千多英里。看着這些島嶼的形勢。已經不是芬蘭海岸。諒來離聖彼得堡不遠。便趕緊梳洗着走上艙面來。同理查問了好。便一同走上瞭望樓去。靠着窗坐

下。這時候太虛裏除去東邊水平線上有些浮雲。其餘一些雲絲都沒有。那東邊微雲裏露出些金黃光線。正是新出的太陽。看脚下已經到一個海口。用遠鏡望下去。彷彿海灘上還有許多冰堆着。理查指着底下道。這便是芬蘭灣。今年節令遲。芬蘭冰雪還沒有融化呢。恐怕烏拉嶺以東。是更加冰天雪地了。馬善諾夫道。若是雪還沒有融化更好。他們若改坐電車走。那便容易施救了。理查皺着眉頭道。再走幾點鐘便是愛卡拖靈堡車站。倘若不怕着會長責備。只要派人去同那左近地方官吏打話。要求着釋放他們兩位。若是不允。只用恐嚇着要燬他城鎮。諒來沒有不答應的。馬善諾夫搖着頭道。倭挪爾特先生快不要這般魯莽。你心裏鬱着的冤苦。日後儘可以報復。何必忙在一朝。並且還有一句話。你炸彈一擲下去。不知道要轟死多少良民性命。不定還有我們同會的人在裏面呢。理查點頭道。這却我沒有想到。現在想出一個計較來。可以不違背會長同總理的訓令。却可以教那擄掠搶劫的俄皇兵士。嘗嘗我們恐怖黨的手段。馬善諾夫道。怎樣

呢。理查道。不上一點鐘。我們要經過朗斯塔脫鎮守府。到了那邊。讓我們去轟燬他的炮臺。你喜歡放這第一個革命軍的炸彈嗎。馬善諾夫沈吟了半晌道。教他們先嘗嘗我們的滋味亦好。但是這第一個炮彈。應當你親自動手放的。還讓我放第二個。理查道。既這般說。我們每人放兩個。到的時候放兩個。臨走的時候。再放兩個。說着。一同走到艙面上客廳裏。理查拿模型出來。給馬善諾夫看。原來飛艇上裝着四尊大礮。把礮的用法。細細指給馬善諾夫看。然後走到舵樓裏。拿橫板拉成一個銳角。飛艇便直升上去。一直升到離海面三千尺。再拿一個電鈴一按。三支桅上面的風車。忽地從艙面飛上桅尖。頃刻間一齊轉動起來。愈轉愈快。再拿一個電鈴一按。兩邊的輪軸忽然停了。後面的輪子也慢起來。這時候飛艇的進行速度。減至一點鐘三十英里。不一會。向底下看去。耶斯塔脫鎮守府。像一只守門的狗一般。橫在進聖彼得堡海口。異常雄壯。理查道。飛艇速度已減。我們可出艙去看。不會跌下去了。說着。同馬善諾夫走出艙。到船頭上來。一看已經有

兩個人伺候着。每人手中抱着一個二尺長六寸圓徑奇形怪狀的礮彈。那空氣礮有二十尺長。後面都有氣箱。理查拿礮彈裝好。汽箱門關緊。然後拿前部機關一撥。二百匹馬力的空氣。從管中通過去。不上一分鐘。裏面空氣已經塞滿。理查吩咐那兩個人道。這裏好了。你們去把船尾上的空氣礮裝起來。兩個人聽了。行了一個舉手禮。退下去。這裏理查叫馬善諾夫用望遠鏡向鎮守府看去。鎮守府的人看見這飛艇沒有。這時候離鎮守府不過六七英里。馬善諾夫看了一會道。那礮臺頂上。彷彿有多少人在那裏奔走。大約是衛兵。你這礮可以打得多少遠。這裏離鎮守府有六英里呢。你轟得到嗎。理查道。可以。倘若我們的飛艇再向上升高一千尺。連轟擊聖彼得堡都是容易。你看那邊不是城嗎。這時候太陽正照着呢。要是沒有浮泥地方的煙霧蒙着。我們看得很清楚的。口中一壁說。照着方位。拿礮對着準頭。回頭招呼馬善諾夫道。現在你看着。拿手向礮尾一個電機上一按。礮中驟然間放出一種極尖銳的聲音來。像一樣東西從裏面突出來。眼看

着從空氣中直射上礮臺去。不上一秒鐘，已經擊中，只見礮臺中央鋼板房頂裏冒出一派青色亮光來。頃刻間陰沈沈一聲爆裂。許多東西在半空中飛舞。帶着一片哭叫的聲音。馬善諾夫看着不覺淒然道。這真慘極了。你看礮臺的中央。已經像掃的一般。一物不賸。連破碎的房屋。看不清楚。這不是開戰。實在是傷殘生命罷了。理查坦然道。據我看來。這也同海軍中間魚雷一般。你要想想。俄國的皇上。就靠着這些東西。擄掠藍娜。擄劫柰塔砦。我們燬了他。也是替百姓除害。這回要你放了。說着把那一個礮也替馬善諾夫對准準頭。招呼着馬善諾夫。教他拿手指照着自己一般。按在電機上。馬善諾夫應着。聽着理查的口令。向下重重一按。也響了一聲。趕緊拿望遠鏡看。却見礮臺上火光一冒。塵土大起。也是許多東西在半空亂舞了一回。方纔落下去。理查鼓掌狂笑道。你轟得真好。這鎮守府給你轟去一只角。塌入海中。到開戰的時候。眼看着這朗斯塔脫鎮守府。是沒用的了。好了。我們得再向上升一些。他們要用槍來轟擊我們了。說着走到舵樓裏面。

按着電鈴。拿兩面輪軸旋轉起來。桅上的風車便停止了。那飛艇便飛也似的又向上升了五百尺。進行速度也從一點鐘三十英里增至一點鐘一百多英里。流星般飛過鎮守府。過鎮守府的時候。果然從那沒有轟燬的礮臺上。向上放了好幾排排槍。但是槍的命中。只能在一千碼左右。現在倭烈愛耳離他們有四千尺。四圍還有空氣裹住。他們怎能夠命中呢。等到過了礮臺。理查重新把飛艇停住。同馬善諾夫到船後。同時每人又放了一礮。這兩礮却轟進火藥房去。炸裂起來。又塌了兩個角。那爆發聲音。連空氣都有些震動。眼看着一個極雄壯的鎮守府。不上一點鐘。已經大半化爲瓦礫。這一天理查的神氣。與一年前的理查。彷彿是兩個人。一年前的理查是一個極慈善的機器師。現在一舉手便燬了俄國最大的鎮守府。神色不變的傷了多少軍人性命。這也是爲了兩件緣故。第一件是從結交了黨人。聽着他們的口碑。不知不覺也把俄人當作大仇敵。第二件便是爲着柰塔若這般的好女子。那班人忍心害理。竟敢將他發配到西比利亞去。這一

發配。一定是個死。這種凌虐同胞。怎還可以把他們當作人類看待呢。爲此狠着心。誅此民賊。現在看見這般。覺得憤氣稍平。微笑道。我們到聖彼得堡。且不要露面。這朗斯塔脫的警報到京城。好讓他們添些疑心。說着按電鈴。拿全船機關一齊開動。不上五分鐘。已經升至五千尺。這時候在地下看去。不過一點黑星。爲此後來聽得聖彼得堡人說。那天並沒看見有飛艇過去。從聖彼得堡到鐵曼由。是一千一百五十英里。走了九點鐘的時候。度過烏拉嶺。墮淚碑。這墮淚碑是俄國那些流放西比利亞人立的。爲的是到了烏拉嶺。便是永遠不能再歸故國。立一座碑作爲紀念。這時候積雪還一些兒沒有融化。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兩個人看着。不覺浩歎。從特崙克來峙島。到這裏二千二百英里。除去在朗斯塔脫耽擱些時。共走了二十點鐘的時候。過了烏拉嶺。便在東山坡。樹林深密的地方停下。

第十二章

鐵曼由便在烏拉嶺下。理查恐怕有人看見。先用望遠鏡向四圍打了一個轉身。揀烏沈沈樹陰中間一塊平地。忽地停下。停下去的地方。離托薄兒斯克大路不遠。在托薄兒河邊。從鐵曼由到托薄兒河邊是二十五英里。也有鐵路。停飛艇的地方。離城只有五英里。船身是淡青灰色的。理查又下令不准點火。爲此給雪光樹蔭混着。樹林外。也看不出船來。也知道若是給人家看見。與大局有礙。船上都準備着。桅上的風車仍舊不卸下來。只要電鈴一按。立刻可以升起。這時候是初八日午後三點鐘。船停下了。不上半點鐘。馬善諾夫裝扮着一個販賣皮貨的商人。帶着彼脫路未克意范走上艙面來。意范裝着一個下人。到了艙面。又商量了幾句。然後同理查握手告別道。你聽我們的信罷。如有緩急。我叫意范先回來報信。若是他不來。你不要心焦。靜靜的守着。聽我的胡哨聲音。大約火車今夜可以到此地。若是一切都預備好。天明時可以設法施救了。救了他們回來的時候。沒有人追最好。否則我們只好憑着坐下跨的馬。手中拿的手槍。同哥薩克兵。決一

死戰。候你來救援。總之會長有特別訓令的。倘若事急。先拿柰塔砮用手槍擊死。省得他受苦。好在一出鐵曼由。萬不讓他們再把我們生擒去的了。理查聽到這裏。不覺愀然道。甚好。我也知道柰塔砮也寧死不屈的。我也是這般期望他。你放心。倘有不測。在十二點鐘內。我可以把俄皇活埋在皇宮裏。替你們報仇。馬善諾夫道。我必將你這句話告訴他。若有不測。他死了也瞑目。說着匆匆的別了理查。帶着意范。從繩梯上走下去。穿林入莽。不一會已經不見了。理查看着他們走遠。纔快快的走下船。廝守着馬善諾夫的信號。馬善諾夫帶着意范。走了半點鐘時候。纔走出林子。來的時候。本來已經預備着一張護照。這張護照上。寫着尼士尼諾扶各洛特皮商裴冠寧。爲經商事。攜僕人一名彼脫路未克彼得等話頭。原來照着真護照摹寫的。摹寫得同真的一般。非得細細的比較。纔看得出破綻來。兩個人都不走大路。從小路抄到鐵曼由去。一路上看着那些土人的草屋。確是可憐。那些人在春夏天種了些東西。要整整吃一年。沒有吃。出去替人做工。馬善諾

夫從來沒有到過此地。從前意范的父親。爲的是家中留着一個國事犯。給人家告發了。充發西比利亞。建築鐵曼由到托薄兒的鐵道。意范跟着他父親在這裏住過十年。後來他父親受不住苦死了。爲此意范投身自由會。做一個外部會員。他却都認識的。領着馬善諾夫進城來。鐵曼由自從鐵路交通之後。異常熱鬧。經過街市。到車站左近一所大房子前站定。上前扣門。不多一會。有人出來開門。問了姓名。進去通報。即刻出來。領着兩個人走進客廳。客廳裏有一個穿副警察長軍服的人。走過來迎接。馬善諾夫伸手出去。同他握手。說了一句會長有命。那人握着馬善諾夫的手。低下頭去。低低的問道。會長有什麼命令。請長官吩咐。沒有不遵的。馬善諾夫道。烏娜扶絲璣安娜同大賚番圖臘兩人。不日在此經過。着你設法解救。但不知愛卡拖零堡的車已經到了沒有。那人道。還沒有呢。這幾天雪大。天又冷。這幾年從來沒有下這般大雪過。這裏差不多要鬧饑荒了。虧得方纔接着那邊電報。說火車下山時還平安。凱尼舒勒扶也有電報來。說今夜十點鐘

可到。馬善諾夫道。好極了。我們在倫敦會議的時候。沒有料到可以這般快。我們以爲最早也得明天早上纔到哩。那人詫異道。在倫敦。這句話詫異極了。這幾天又沒有火車。長官是怎樣來的。馬善諾夫微笑道。我是前天晚上從倫敦動身的。那人更加詫異道。怎樣說前天晚上動身的呢。這件更加做不到了。便有火車。也不能來得這般快。馬善諾夫正色道。各件事別人做不到的。我們會長沒有辦不到的。你不信請你看這個。說着從衣袋裏拿出一個信封來。上面蓋着勒蓋脫郵局三月初七的圖章。那人看着。不覺肅然起敬。恭恭敬敬的拿那信封。遞還馬善諾夫。口中說道。請長官恕我狐疑。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這種舉動。恐怕連皇上都做不到。我們的會長的權力真大。我夠得到替他効力。真是徼幸。就是死也願意的了。原來俄國西比利亞地方。異常譴陋。雖然這個人做着警察副長。又生在二十世紀。平日看着火車。還覺得納罕。怎樣會知道世上還有這飛艇呢。況且他是自由會的外部會員。現在又有事使喚着他。不把些奇事他看看。也不能教他

歸心。所以馬善諾夫並沒有把坐着飛艇來的話告訴他。聽見這般說。便道。我們也是這般說。你還不知道。倘若有人生着反叛會長的心。會長沒有不先知道的哩。現在閑話少說。他叫你準備的事。都準備好了麼。他允許你的二千羅貝。只要你平平穩穩。幫着我救出這兩位女英雄。我即刻便交給你。那人聽着有二千羅貝。趕忙答應道。都料理好了。照新頒的章程。這種國事犯到了鐵曼由。可以不必寄監。大半是揀那有身家有職分的人家寄宿的。這筆宿費雖然不大。然而能夠家裏投宿一兩個這種犯人。大家都以為榮耀的。因為向來解差。總揀替皇家辦事最勤的人家去的。我在這裏。自問還勤。前幾天聽見這件事。便上稟到警部去請求。居然得着准許的消息。馬善諾夫道。甚好。現在你聽着。若是這兩位女英雄。竟能夠救出去。俄國政府想着是在你家中脫逃。一定要重重辦你。這却有些不妥。會長也曾慮到這一層。所以他教我給你這紙護照。說着拿自己方纔藏着的那紙皮商護照。遞給那人道。你看。上面除去日子稍為改動一些。其餘同真的一

般等。我同那兩位女英雄走後。拿身上的公服脫去。卽刻喬裝着。搭火車到普姆。從普姆到諾扶各洛特。有人問你彼得。你只說病在這裏。沒有同走。到了諾扶各洛特。趕緊從莫斯科尼史堡逃出俄境。愈快愈妙。那人道。我當依着會長的訓令行事。但是這裏不見了一個警察副長騷第欽特邁拖。不要疑心的嗎。馬善諾夫從衣袋裏拿出一張紙。遞給特邁拖道。會長也早已替你預備好。你臨走的時候。只要拿一柄匕首。把這張紙。戳在你書房桌子上。包管無事。特邁拖接過來一看。只見上面寫着幾行狂草。

鐵曼由警察副長騷第欽特邁拖。爲俄皇爪牙。應行立時殺死。投尸荒谷。

奈塔斯

不覺倒抽了一口冷氣。趕忙躬身拿那張紙遞還馬善諾夫道。會長也太多疑了。這般說。倘若我不能照辦。這頭顱也有些不穩咧。馬善諾夫冷冷的道。倘事若不成。我們大家都是個死。現在不用多講。只要你能夠騙着那兩位女英雄到這裏。

不到天明。送我們出城。出了城。替我們備了雪車。你便可以逍遙無事的逃命去了。特邁拖連忙答應了幾個是。這時候還早。特邁拖邀着馬善諾夫同意范上膳廳用膳。他們本來走了五里路。也有些餓了。晚上還得辦救人的事。便狼吞虎嚥般飽餐了一頓。用完膳。又談了一回。聽得汽笛聲音。知道火車到了。

第十三章

特邁拖上車站去後。馬善諾夫同意范在特邁拖家中候着。異常心焦。他們兩個人也極想跟着一起去。却恐怕動人疑心。要驗看他的護照。這護照是已經答應給特邁拖。出了手。恐怕要壞事。只得靜靜候着。到十一點半鐘。纔聽得外面有人打門。聽着看門的開了門。聽着有幾個人脚步聲音。跟着便是指揮刀在地下拖着的聲音。鐵鍊聲音。講話聲音。不多一會。特邁拖同一個穿千總軍服的少年軍官走進來。跟着兩個兵。一人牽一個鐵索銀鐺的女人走進來。正是公主同柰塔碧。都是玉容憔悴。雲鬢鬍髻。看着很有些淒然。面上却不敢露出來。馬善諾夫走

上去。同特邁拖招呼。還向那少年軍官行了一個軍禮。少年軍官也趕忙還禮。回頭對特邁拖道。我不知道你有客在這裏。今天晚上住不下。不是要教你爲難了嗎。特邁拖搖手道。不要緊。這是我外甥朗司基。他到諾扶各洛特去買皮貨的。在此不過一兩天耽擱。這是他的下人意范。我空房子多着呢。又沒有人住。至於監禁這兩個犯人的房子。是極堅固的。你要去看看嗎。少年軍官道。既是這樣。我們先把這犯人安放停妥了。再來談天。說着請特邁拖在前面領着。一窩蜂走出去。馬善諾夫留心着。柰塔砦走出去的時候。同他使了一個眼色。心中暗喜。知道柰塔砦聰明。已經識破他的喬裝。少年軍官進去。把預備監禁犯人的屋子。細細看了一個轉身。把窗子推了推。知道是很結實的。向特邁拖討了鎖窗子鑰匙。然後吩咐兵把鐵練同手拷都鬆下來。好讓他們睡覺。然後走出去。把房門雙關鎖了。派一個兵守着。還有一個兵在後面窗下巡邏。傳着令兩個鐘頭換一班。再隔兩個鐘頭。另派別人看守。這個命令特邁拖是早已料到。同馬善諾夫商量停妥。到

換班時候動手。也可以教兩位女英雄休息片刻。於是領着少年軍官。走到客廳上來。馬善諾夫接着問那少年軍官道。軍爺你押來的犯人。生得很不錯。他們還是充發薩哈噠。還是到鑛裏去做工的。少年軍官道。照判定的是上薩哈噠。但是不必到那裏去的。馬善諾夫詫異道。這話怎講。難道大皇帝有減輕他們罪名的心嗎。少年軍官道。不是大皇帝減輕他們的罪名。這也普姆獄官的一片美意。爲的是知道智脫獄官很寂寞。這兩位獄官。本來是好朋友。智脫獄官曾經托着普姆獄官。選些長得好的犯人。送到智脫獄中。消遣消遣。恰好有這個機會。便寫一封薦信。交給我們隊長哈夸扶。親自押着這兩個犯人。到智脫。面呈司獄。臨走的時候。還切囑我們好好的保護着他們兩個人。別教他們受了委曲。到了那邊。只要他們識得擡舉。便是他們的運氣到了。比上薩哈噠不是好得多嗎。馬善諾夫聽見他這般信口開河。若是平日。早已拿出手槍。一槍把這種傷天害理的人擊死。不過爲大局計。不能這般魯莽。只得忍住了。也隨口說了幾句和哄的話。看時

候已經不早。自己也得稍爲休息片刻。便立起來告辭。回自己屋子裏去。到四點鐘。看守的兵弁都換了班。那新換來的兵官走進來。先開到犯人房內去。把公主同柰塔砦叫起來。驗了一驗。這也是西比利亞兵官的舉動。恐怕犯人趁空逃遁。無論男女犯人。住在什麼地方。無論什麼時候。都要叫出來驗看的。驗畢。走到客廳。特邁拖已經替他預備一瓶勃蘭地酒。天氣寒冷。正用得着。便倒了一杯。一口氣喝下。再倒了一盃。也是一口氣喝了個涓滴不留。喝下去。不上十分鐘。覺得有些倦意。一仰身倒在坐的榻上。想歇息片刻。卽行起來。不料一倒下去便睡着。睡不上兩分鐘。客廳門輕輕的開了。馬善諾夫同特邁拖捏手躡足的溜進來。馬善諾夫走上去。把那兵官的肩膀揸住。推了幾推。只見他還是合着眼。再一摸臉上也涼了。氣息也沒有了。特邁拖低聲道。好利害的藥。真是死了。趕忙幫着馬善諾夫。拿他的軍服剝下來。馬善諾夫穿上。拿自己脫下來的衣服。給特邁拖穿上。馬善諾夫拿了鑰匙。到鎖公主同柰塔砦的屋子來。走到門口。看見那個在門口看

守的兵。也在那裏打盹。聽得馬善諾夫的脚步聲音。迷糊着兩只眼睛。站起來詰問。馬善諾夫拿出一支手槍。扳開機括。緊頂那兵的顛門一槍。可憐外面聲音都沒有聽見。這兵已經轟倒了。馬善諾夫趕忙跳過死尸。搶到門邊。開了鎖。進去一看。公主同柰塔砮都改一身鄉間男孩子的衣服。站在那裏。這兩身衣服。是特邁拖預先藏在牀下的。兩個人看見馬善諾夫走進來。也來不及講話。握了握手。一同走出來。到甬道上。遇見特邁拖同意范。意范穿着一套兵士的衣服。原來在窗外巡邏的兵。也給意范打死。馬善諾夫指着書房門。問特邁拖道。會長的東帖怎樣了。特邁拖點了點頭。五個人一齊走出門。這時候不過四點半鐘。一天雲霧黑沈沈地。街上也沒有人來往。穿過了多少小巷。直到東門外面。那地離大路上。一里。走到一處房子面前。特邁拖停了脚。在沿街窗上。輕輕拍了幾下。只見那房子的門。便輕輕的開了。五個人走進去。却是一條漆黑的甬道。走穿甬道。已是房子後面。左首有一間馬棚。棚裏停着一輛駕着三只馬的雪車。馬已經駕好。有一

個人提着馬鞭在那邊守候。四個人走進車去。特邁拖走到馬前去扳住三只馬的韁繩。那個人便去開後面的院門。馬上的鈴鐺已經摘去。悄悄的出了院門。然後意范從特邁拖手中接過韁繩。馬善諾夫悄悄的拿出一捲鈔票來。交給特邁拖。低聲道。我們要分手了。倘若此番我們能夠逃得性命。會長一定稱讚你的。特邁拖接了鈔票。行了一個軍禮。告辭了。自去逃命。這裏馬善諾夫催着雪車向大路奔來。走不上一英里。前面便是防營。雪車過去是必由之路。馬善諾夫立定主意。鞭着馬。給他們冷不防搶過去。把身邊帶的手槍。分兩支給給公主同柰塔砦。三個人分帶着一百顆槍彈。慢慢地放着馬走到離防營一百碼遠近。然後加上幾鞭。那三只馬忽喇喇翻開十二只銀蹄直撞過去。把一個瞭望的斥候兵撞倒。不一會已經沖過營門。走不上半里。營裏飛出一個戒嚴的信礮。同時城裏也放了一個戒嚴信礮。馬善諾夫知道一定是特邁拖家裏的事。給巡邏隊隊長。走進去看見了。不到十分鐘。後面煙塵大起。一大隊哥薩克馬兵。從城裏追出來。到了防

營前。拿手中提着的燈亂搖。馬善諾夫曉得雖然雪車離防營已經一英里。再走四英里。便可以到飛艇邊。但是哥薩克兵的利害。也早已聞名。他們輕騎追躡。一定可以追上的。便拚命拿鞭子抽着。那馬經不起痛苦。低着頭奔雷掣電似的。向前面奔去。那後面的哥薩克兵看見這般快。不敢怠慢。也鞭着馬。飛也似追來。到奔馳到四英里。相離已經不滿三百碼了。馬善諾夫靠着後面的椅背。放了五六槍。打死兩個。那些追兵還奮不顧身的大呼追趕。馬善諾夫再放了十幾槍。打雖又打死五六個。這時候計算離飛艇已經不遠。然而追兵的距離。又逼近了二百碼。趕忙拿出一個叫子。盡力的一吹。柰塔砦知道緊急。拿起手槍來道。讓我也來做點事。說着一連放了十多槍。他的槍是全會第一。爲此或是人或是馬。槍彈出去沒有不中的。又打倒了十多個。正在緊急的時候。忽然遠處樹林上。射出一縷雪白的亮光來。那光彷彿從天上下來的。射過去正射在追兵面上。不多一會。追兵狂呼的聲音。忽然變作驚呼。本來哥薩克兵是天下最勇敢的兵。從來不知道

這怕的一個字現在忽然從黑沈沈的天上射下雪白的亮光來。那光的亮給他射着。眼睛都睜不開來。坐下的馬也聳耳長鳴。正在進退兩難。忽然覺得從空氣裏射下一樣東西。打在他們脚下。冒出一股青煙。緊跟一聲響亮。數十騎追兵。只剩了三四個。其餘都成灰燼。這三四騎追兵。也不敢逗留。把馬加上幾鞭。逃回城中。就告訴他們的隊長。說是追到那邊。有一樣雪亮的怪物。從天上飛下來。拿犯人救去。拿一隊兵全行轟死。這時候城裏也是擾亂不堪。全城的兵。都已出隊。百姓也在街上亂奔。口中講的都是柰塔若同恐怖黨。原來宣告警察副長死刑的柬帖。大家看見用把匕首戳在桌上。客廳裏一個兵官死尸。額上一個刀尖刻的字。特邁拖不知去向。只剩了一件軍服。兩個犯人不見了。房門前橫着一個兵的死尸。是腦上受了一彈。後窗底下雪裏也是一個兵的死尸。是心上受了一刀。在俄羅斯帝國內地。忽地給一個空氣中怪物。劫去兩個國事犯。一個警察副長。還用一個彈子。炸死了一大隊哥薩克兵。這都是罕見罕聞的事。人人都以為

奇事。不上半點鐘。三只馬拖着一輛空雪車。向防營邊走來。給斥候兵攔住了。一搜。車中也沒有別的東西。只有車墊上用一把小刀戳着一張紙。拔下來一看。也是一張柬帖。上面寫着。

恐怖黨魁奈塔斯之女。 謹謝鐵由曼市長厚待。

第十四章

西歷一千九百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倫敦泰晤士報各國新聞欄內。載着「今晨六七點鐘間。朗斯塔脫鎮守府。爲一不知國籍之飛艇所燬。此飛艇從西邊飛來。進行極速。艇中計發四彈。彈子飛出時。並無煙霧火光。而炸裂時極其猛烈。爲歷來所用戰器中之利器。此種礮彈一出。全球近今所用戰器。皆歸無用。飛艇入鎮守府界線。卽發兩彈。及出界線時。又發兩彈。四彈中以後二彈爲尤猛。彈中火藥庫房頂。炸裂時將鋼板房頂鎔開。火墜火藥中。全庫爆裂。竟將鎮守府一角。轟崩海中。據鎮守府報告。該擾事飛艇。其形式不類普通飛艇。似一魚雷艇。艇上並未

懸有旗幟。故亦不知該艇屬於何國。此消息傳來。聖彼得堡甚形震動。俄政府初意嚴守祕密。不意外間知者已多。故得檢查官准許。發此電音。二月初八日午後四時。本館通信員自聖彼得堡發。一泰晤士報此電發刊後。不上一點鐘。各國報館駐聖彼得堡訪事員。皆有電致本國報章。俄政府恐生別項擾亂。立即出諭禁止。就這禁止的諭一出。泰晤士晚報上面。又載着一篇論說。却是正言厲色。勸告列強警備。語氣中是說飛艇學問。已經昌明。後此陸海兩處。一有戰事。卽有這一種勁敵。隱在眉睫。從這轟燬朗斯塔脫鎮守府形狀看來。什麼礮臺。陸軍。海軍。都是無用。只用看他在數千尺之上。距離七英里間。將全歐洲最堅固的鎮守府。用四個無煙霧無火光的礮彈。轟得一片瓦礫。若是要轟滅軍隊。擊燬艦隊。那更容易了。現在第一個問題。便是要考查這艘飛艇的國籍。雖然全歐洲戰爭的風雲。日緊一日。細細想來。這艘飛艇。萬不是有一定國籍的。否則倘若果真有一定的國籍。這一國有了這般利器。還有誰抵禦得住。倘若再照樣多造幾艘。全地球

生命。不是多在他一國的掌握了嗎。若說到沒有國籍。統觀現在的大勢。又生出一種格外可怕的景象來。因爲近年來祕密社會。日多一日。其中最利害的。便是虛無黨員組織的恐怖黨。若是這艘飛艇是恐怖黨的。則地球的專制政府。同現在一般社會的末日是近了。這一篇論說載在無價值的報上。是無價值的。現在却載在大名鼎鼎的泰晤士報上面。爲此看這種報的人。看了沒有不打一個寒噤。各報看了都發出戒嚴的號外來。不多一會。全球各國報章。都得訪事人的電報。也印出來。還用大號字碼。印了不少警告本國的話。各國的國民。也多一言不發。靜聽消息。連美洲同印度一帶都知道了。同日又接着鐵由曼的電報。知道在那邊劫取俄國兩個國事犯的。也是一艘飛艇。電報裏還說起訪事人曾經看見奈塔砦的柬帖。纔知道這艘飛艇。果然是恐怖黨的。推算過去。救國事犯的飛艇。便是燬鎮守府的飛艇。這第二個消息傳來。彷彿一百多年前。路易第十六被弑的消息一般。全地球聽了。沒有一國不耽着恐懼。都即刻準備着戰事。這時候

全歐洲的大局怎樣呢。不要忙。聽在下一道來。三月初六。黨員會議救柰塔砦的時候。會中總理倭瀾摩到唐膏街首相勃爾福私宅。去見勃爾福。呈上俄法密約底稿。同在聖彼得堡訪查得關於密約一切報告。還拿理查去調查法國人創造的飛艇圖樣。同俄皇已經教法人照樣製造五十艇。在這幾天可以告成的話。告知首相。首相知道事已緊急。立刻召集了各部大臣。開了一個祕密會議。傳下密諭。教陸海軍一律暗中戒嚴。還訂雇了運載兵糧的汽船。地中海艦隊也加了一倍。初七傍晚派專差將俄法密約。各帶一份。星夜飛送德奧意三國。初八日早晨聖彼得堡爲了朗斯塔脫的事。也開了一個御前會議。這時候飛艇總在十日之內。可以完功。駐紮阿富汗的兵力也足了。便是同英國印度兵隊鏖戰起來。也可望決勝。現在兩邊兵鋒已經接近。大約決裂。即在目前。計算起來。東方兵力已足。爲此這一天會議。通信法國。俟俄飛艇一好。立刻攻擊德奧意三國。初十早晨。印度科斯的盍蘭峽地方。印度游騎同哥薩克斥候隊。忽然開起戰來。哥薩克兵

受不住印度游騎的礮彈。四停人馬。死了一停。其餘的也逃走了。這戰爭的電報。初十晚間即在倫敦報上登載出來。還說戰爭的時候。有一艘飛艇。載着許多男婦。在離戰場三千尺高空中觀戰。也不干涉。戰事一停。即刻向西南飛行。一瞬即逝。

第十五章

全歐洲備戰的時候。倭烈愛耳飛艇從鐵由曼向西南飛行。在盍蘭峽觀戰。停了一會。然後仍舊向斐洲駛行。這時候斐洲中央。有一塊洞天福地。四周都是危崖峭壁。古木森林圍着。有些探險家。雖也到過山外。都爲着無路可入。那危崖峭壁。都是幾千尺壁立的東西。又沒有藤蘿可以扳附。爲此到了那裏。都廢然而返。以爲裏面也沒有什麼空地。却不知怎樣給理查找到了。他想既要同全地球開戰。必得尋一處隱密寬闊地方。作爲根據地。可以屯紮飛艇隊。因爲他們雖然在二十四點鐘內。可以飛行三千多英里。然而却不能不弄一塊地方存貯糧食戰器。

物料。爲此看完了戰事。便帶着一千人坐着倭烈愛耳。向斐洲中央飛來。屈指送製造飛艇隊物料到斐洲的汽船。要一個月功夫方可到來。爲此也不十分要緊。在空中慢慢的行駛。走了七十五點鐘。方到斐洲境內。這三天理查想到苦了多久時候。對黨裏立了那種誓。現在居然可以如願。不但可以如願。他還握着顛倒全世界的大權。現在用着這個利器。從虎口裏救出自己鍾愛的人來。心中非常得意。想着當初遇柰塔砦的時候。他是會長的女兒。自己是僅不過一個無家可歸的工匠。覺得相去真同霄壤。現在自己握着這般大權。眼看着全世界戰器是沒用的了。不到一年。可以教全世界上人。聽了理查的名字。都要害怕。有了這般權力。曉得要求婚也是不難的了。柰塔砦也有些覺得。公主也猜出他們的心事來。一路無話。渡過紅海。又走了三十六點鐘。便是遍地都是崇山峻嶺。風景異常靚麗。到了十三日午後。瞭望樓上的水手。用電話報告舵樓裏管輪的人。說前面到了一座參天峭壁。理查剛好在艙面客廳裏。聽着用電話吩咐機器房開慢輪。

便對大眾道。愛麗亞已經看得見了。這愛麗亞便是柰塔砦爲本黨根據地所提的名字。大眾聽了。都跟着理查上艙面來。從窗裏看出去。見多少森林裏。露出一座絕壁。這時候落照正射在絕壁上面。然也奇怪。壁上光光的彷彿沒有什麼樹木似的。絕壁上露出十多個山峯。有兩個上面還有積雪。映着一帶晚霞。現出一派粉紅顏色。異常好看。理查測度遠近。大約還有三四十英里。時候已經不早。在黃昏時候。這高峯。有些不妥。同大眾商議在山外停下。過一夜。明天再行過山。大眾都答應了。便揀一塊平陽草地。把飛艇停了下去。

第十六章

十四日天一亮。大眾都起來。用了早膳。都急於要看飛艇度山。這時候理查同柰塔砦正立在船尾。理查對柰塔砦道。昨天我答應教你行駛這飛艇。現在倘若你喜歡把飛艇駛進這新世界去。我很願意教你。柰塔砦也明白理查的命意。微笑道。好是很好。只是一不小心。飛艇便要撞上絕壁去。恐怕初學的人。耽不起這個

干係。若是你把住了舵。讓我慢慢的學。或者還可以。理查癡癡的道。只要你肯一個人同我坐在舵樓裏便好了。我心裏覺得進我們這新世界去。要有你陪着我。方纔快樂。說着飛艇已經升起來。便一同到舵樓裏。等到升到離地幾百尺。便止住桅上風車。開了兩邊暗輪。拿橫板一拉。飛艇像一支箭似的。斜披着向雲中飛上去。理查留心尋那絕壁缺處。走有二十多英里。忽然指着一處道。你看那南邊兩座高峯中間。一處石壁。便是我們進去的地方。那座石壁。大約離地有六千尺。我們這倭烈愛耳。只用一跳。便可以進去了。柰塔砦跟着理查。手指向南看去。果然有座石壁。只是看過去。壁上怪石嶙峋。有些膽怯。問道。從這裏看去。那絕壁異常險惡。你估量過得過去嗎。理查道。那是自然。我們艇中裝着不少的炸彈。一不小心。便全船都成灰燼。我若拿不穩。怎肯看着你在艇中。冒這個險呢。你放心便了。這時候倭烈愛耳離石壁不上十英里。理查知道時候已到。便拿船頭。對着進去的石壁一撥。用電話吩咐機器開快輪。全船的機器同時鼓動。飛艇便飛也似

向石壁上撞去。柰塔砦看着對面的石壁。向飛艇直撲過來。那時覺着離石壁頂。還有千餘尺。忽然聽見理查叫他握緊些。理查走過來。用一只手幫着他握住舵。一只手扳住橫板。覺得對面黑沈沈的石壁。忽然往腳底下直沈下去。對面豁然開朗。飛艇已經在石壁上。一千多尺。這時候柰塔砦看着理查有這般本領。心裏佩服已到極巔。忍不住。喝了一聲采。然後放了手。對理查道。你真有本領。但是方纔我實在有些害怕。我看着對面石壁撲過來。以爲這飛艇休了。以後快不要冒這種險。說着向窗外看那山裏的景緻。又連連喝采道。這真是洞天福地。理查看見柰塔砦這般快樂。也覺得異常得意。估量着已到平原。便慢慢的停下去。這山裏的景緻。柰塔砦叫他洞天福地。果然異常美麗。原來這平原是橢圓形的。大約有五十多英里長。三十多英里寬。四圍都是高山。聯成一個橢圓形指環。沒有缺處。最低的離地有四千多尺。山外有兩座峭壁。上面積着終古不消的積雪。離海面都有一萬四五千尺。這兩座峭壁。包着兩邊。其餘還有接連不斷的峯嵐貫串。

着。這些峯嵐也有一萬二千多尺高。山中央是一片大湖。約有十二英里長。四五英里闊。湖中有些島嶼。平原上都是森林花草。植物的種類。雖處處不同。却都含着一腔生機。大約近湖邊的是棕桐等類植物。山上却是蒼松古柏。那大湖的來源。是從山上下來的一道瀑布。瀉到半山。成了幾百道細澗。一到山下。合成幾道長河。灌入湖中。這瀑布的來源。便是那些積雪。然而湖中受了許多的水。却不見泛濫出來。大約也有什麼伏流。宣洩到山外去的也未可知。山中禽獸極多。却不見人跡。

第十七章

馬善諾夫在快艇裏帶給理查的訓令。本來叫理查救了柰塔砦之後。即刻到斐洲靜候會長購買的輪船倭望寶兒運送製造飛艇隊的物料到斐洲海邊。前去接應。爲此直到五月二十日早晨纔從愛麗亞動身。在空中走了兩日。纔到西部薩哈拉海岸。即刻渡海。二十二日早晨。已到本黨所選定作爲製造飛艇廠的荒

島。到十二點鐘瞭望樓上報告下來。說有一只輪船來了。理查聽了即刻吩咐開慢輪迎上去。不一會果然看見一艘輪船。乘風破浪而來。飛艇上挂起一面紅旗。只見那輪船上也在中桅上挂了一面紅旗。理查知道真是倭望寶兒到了。即刻扯起桅上風車落下去。落到離海面二十尺。向倭望寶兒輪船飛去。到距離不遠。已見洛蒲羅甫尼古拉斯夫婦。密采里藍娜。同着許多內部會員。都在船上揮着手巾招呼。飛艇中趕忙也還禮。兩邊說了許多歡迎的話。理查鎮住了。諳瞭。走近欄邊。問尼古拉斯的路上平安。尼古拉斯道。雖然經過了些危險。路上還可以算得平安。全歐洲在半個月前。已經宣戰。路上碰見了不少摩阻。爲此把日期耽誤了些。我替你帶着些信在這裏。你還可以把飛艇靠近些嗎。理查道。可以。你照常前進。讓我跟上來便了。不多一會。飛艇已經橫並在倭望寶兒左邊。理查同尼古拉斯握了握手。尼古拉斯拿出一包信遞過來。理查一看大半是給公主同奈塔碧的。自己只有一封。認得是倭瀾摩的筆迹。抽個空。退到艙中。拆開一看裏面還

夾着一張紙。底下簽着柰塔斯的名字。本來理查見了這個名字。總覺得有些不自在的。現在却不知怎樣。覺得急於要看看裏面講些什麼。爲此放下了倭瀾摩的信。先看柰塔斯的。只見上面也沒有日子。也沒有一切稱呼等字。只寫着。

君作事絕佳。已能實踐誓言。爲僕所作事。僕亦不敢言謝。嗣當謀報。全球命運。不日將歸君一人掌握。善用之。後此全球將仰望君丰采。卽君所期望之事。於凱旋日當可奉償。知君作事。全爲社會謀幸福。不敢言謝。

柰塔斯

理查看畢。心中異常滿足。曉得柰塔斯的意思。笑吟吟的看了兩遍。放在一邊。再看倭瀾摩的信。是半個月前寫的。寫着歐洲近來的大局。也是催着他趨造飛艇。爲的是全局大亂。說不定卽刻要用着飛艇。會長同總理都在倫敦。同着一般政界軍界的會員。商議進行的方法。商議一完。卽刻到倭瀾摩私宅去守候消息。等這裏飛艇隊告成。各飛艇的艦長同助手。都責成理查於會員中挑選。勤加訓練。等到訓練精熟。飛艇隊旂艦。卽日開往泊拉愛冒資。羅拉痕在那裏候着。俟飛艇

隊旂艦一到。即刻電告會長同總理。旂艦便在離大陸二百英里的海面上守候。約定了地方。會長同總理坐羅拉痕到那邊。換坐飛艇。到了空中。拿炸彈將羅拉痕擊沈。作爲倭瀾摩貴族在外海遇敵身死。本黨設在倫敦的機關部。暫且撤去。理查遵着這道訓令。便催着將倭望寶兒上物料。逐件運上荒島。一看都是美材。更兼倭望寶兒。還帶來外部會員六十人。也是細細挑選出來的伶巧機器工人。同有歷練的助手。理查監督着他們日夜攢工。不上一個月。十二艘飛艇。都已成功。式樣都照着倭烈愛耳一般。十一艘大小同倭烈愛耳一般。只有第十二艘。却一切放大。預備做旂艦。等到十二艘飛艇。一律成功。連倭烈愛耳十三艘飛艇。拿倭望寶兒上的東西。分裝各艇。一聲號礮。一齊飛入空中。然後旂艦上放一個炸彈。到倭望寶兒上去。驚天動地的一聲響亮。全船沈入海底。十二艘新飛艇的名字。都是柰塔若題的。大半用古時有翅的女神。或者空氣中鬼魅的名字。這旂艦名字。是伊助烈愛耳。也是個極有權力的女神。理查還訂定了一種信旂。前後進

退。都可以由旂艦上。用信旂通信。白晝用旂。黑夜用電燈。各艇的艦長同助手。都是絕頂聰明的人。理查一指導。便都會了。然後伊助烈愛耳當頭領着路。向愛麗亞飛去。到了絕壁底下。這會却不從上面過去。還是伊助烈愛耳領着。從絕壁西南面一條狹路進去。這條路是上一回尋得。也是極險的。兩邊絕壁都有三千尺高。六月中到了愛麗亞。一律停下去。排在湖邊。這時候會長同總理都不在這裏。一切佈置愛麗亞的方法。都是遵着會長命令。聽尼古拉斯調度。一到裏面。卽刻出外勘視地勢。建築住宅花園。建築的木料。山中儘有。工廠中應用的電力。便借着那股瀑布。大眾遵會長命令。公舉理查作爲飛艇隊提督。理查便把倭烈愛耳。交給馬善諾夫管帶。因爲自己要伴着柰塔砦。去迎接柰塔斯同倭瀾摩。這時候大眾要留公主管理愛麗亞事務。柰塔砦沒有人陪伴。便拉了藍娜。藍娜同馬善諾夫的婚事。祇須遵照會中章程。等會長許可。爲此理查這番仍舊留馬善諾夫。作爲副艦長。一同去迎接會長同總理。在愛麗亞候了三天。等一切佈置。粗有眉

目。到第四天。理查等四人。帶着倭烈愛耳。上舊助手。添了兩個管輪。兩個助手。上伊助烈愛耳去。各會員都在湖邊送行。在許多歡呼聲音裏面。伊助烈愛耳忽地飛入空中。像一支銀箭。飛也似出北邊一帶石壁去了。

第十八章

伊助烈愛耳在愛麗亞展輪向英國來的前一個半月。全歐洲爲着戰事。紛紛攘攘。都有些不安。倭瀾摩那天寫完給理查那封信。當晚爲着意國募債一事。向上議院來。原來倭瀾摩貴族。姓脫雷馬英。名倭倫。是上議院議員。倭倫自從被選之後。在議院中爲着提議事件。也曾演說過五六次。他的議論。多半是洞悉事理。深明大勢。聽着的人。從來沒有反對過。只有這一天去演說的事件。大眾聽了。都有些疑心。向來通例。下議院代表民族議論。上議院代表皇族議論。兩院設在一起。是要拿全國同英國各屬地的政治人心。用這個總機關。紐在一處。那些議員各行其是。然後想出一個持平的方法來。倭倫在上議院中。向來的議論。雖是透徹。

人家都看不出他屬於何黨。只知道他於外國政治上。還有些見解。這一天的議論。却格外透徹。拿人家向來不過揣度着的外國事迹。他說得彷彿目覩的一般。這一篇驚天動地的話。說得在座的各部大臣同樞密院總理。都目瞪口呆。爲的是倭倫所說。連他們都有些模糊。倭倫走上去。先拿全球戒嚴的大勢。繪影繪聲。細細的講了一遍。然後接下去道。這戰事一起。恐怕現今經千餘年締造的社會。都要燬滅。即使幸存。也要耗費許多生命。方能保全。說到這裏。便引證到各國的軍備。某國有若干兵。若干礮。若干軍艦。都是彷彿說自己手指上的羅紋一般。沒有遺漏。然後折到意國募債一件事上去。把意國的財政怎樣困頓說出來。接下去道。英國得德奧兩國相助。兵力已足。但是看聯盟面上。英國應加援助。現在他們國裏的財政。困乏到極點。若是不照意國援助德國的例。戰事一起。意國財政困難。決不能獨立在烈風暴雨裏面。眼看着要投降俄法。恐怕爲虎添翼。爲今之計。倘若不去援助他。還是趁他沒有防備。照一百年前處置丹麥國一般。拿意國

海軍。截留一處。省得他出去爲害。我爲了戰事。也曾細細訪查。似乎俄法兩國兵力。却也不弱。俄國又有新造的飛艇隊。這飛艇試驗的時候。也曾派祕密偵探。前往視察。果然了不得。能夠勝這種利器的。只有恐怖黨。他們也有這飛艇。我調查出來。却比俄國的好。只是恐怖黨是獨立的。只有他找着別人尋事。從來不肯幫助人的。爲此我奉勸各位爲大局起見。千萬不可自滿。輕棄意國。有了意國牽制着他們。我們究竟肩膀上要輕些。這時候不是爭意氣的時候。全國全歐洲全地球的命運。都在我們議員手中哩。原來俄法聯盟。英德意奧聯盟。議員中多半不甚了了。現在經倭倫一說破。大家不由得暗暗吃驚。只是他們的眼光短。以爲英國有了德奧援助。不要說俄法。便是同全地球各國開戰。都可以不怕。雖然他們有飛艇。安知飛艇不會失敗呢。至於說意國。既是窮到這般地位。英國也無須有這般的同盟。爲此倭奇兒公爵等倭倫下來。就走上去。發了一篇大議論。大致是說的戰事將起。萬沒有幾百萬閒錢。借給不能爲禍福的意國。這一篇演說講完。

到投票公決時候。主張不借的。多了七票。這個風聲傳出去。報上又把上下議院的議案登出來。百姓知道戰事將起。不覺鼓噪起來。都怨着內閣各大臣。有了這種大事。不早日宣佈。爲此等到內閣提議要提幾百萬兵費應用。都運動着議員極力反對。說他們握着政權。不早爲籌備。都否決了。各大臣看着這般模樣。知道爭論也是無用。到第三天首相便辭了職。全地球看見英國有這種舉動。知道戰禍已迫。全歐洲都武裝起來。以防不測。英國沒有了首相。便不由自主的擾亂起來。昏昏沈沈。瞎鬧了一個月。就這一個月的擾亂。把英國自己的戒嚴。顛倒懈怠下去。其中在倭瀾摩地方笑倒了兩個看冷眼的人。便是倭倫同柰塔斯。議論着料不到好整以暇的英國。也會忽然不由自主起來。虧得有許多愛國的人。看不過。在通都大邑。竭力演說。竭力運動。一個月之後。纔投票要求着政府拿首相勃爾福重新起用。勃爾福一到任。知道大局已經岌岌。明明曉得這一回百姓的暴動。多半是受俄法兩國政治間諜的煽惑。金錢的運動。英國大受損傷。便無分晷

夜的補救起來。不料勃爾福復任首相的第二天。法國即行宣戰。英俄兩國的兵。在印度科斯地方。向來是不過幾隊游騎。法國宣戰這一天。忽然調動亞洲大軍。直進印度科斯。這時候意國自從英國不肯募給公債。怨恨得非常。也投順了俄法。歐洲平和了四十年。忽然各處都是笳鼓刁斗的聲音。向來各國邊境大路上。往來的不過是車馬。現在只有一片皮鞋聲音。那住在邊境上的百姓。耳輪中聽了。面上現出一種愁慘的顏色來。這開戰的各國。海上航業。都是強盛的。現在遍地都是兵戈。都奉着訓令。駛回本國。或駛往中立國海口。輕易不敢在海上行駛。這時候大眾都悟過來。知道倭瀾摩貴族的一番演說。是極有見解。悔不聽他的話。現在只有化除意見。消滅黨界。一心一意。幫着首相籌備國防。

第十九章

倭倫自從在上議院給阿奇兒公爵反對之後。便退隱倭瀾摩私宅。他同柰塔斯本來還有許多未了事件。等着他們兩個勾當。回去了一個多月。這一天正同柰

塔斯在書房裏談天。這奈塔斯便是全世界聽着他名字要打寒噤的恐怖黨魁。這個人的容貌長得異常可怕。有幾處還好。廣額鷹鼻。猿臂蜂腰。只是他下半截的臉。帶着無數紅色傷痕。彷彿燒紅了鐵。烙出來的一般。異常可怕。還配着一嘴長而帶尖的狼牙。身材也生得奇怪。上半截極像個雄糾糾的武夫。下半截却截然兩樣。臀部癟了下去。兩只脚也是一長一短。拘攣着。伸展不得。看着他這般怯弱。再看他對着會務。這般的熱心。一定他受的刺擊。比別人利害。方纔有這個反動力。今天在這裏同倭倫談的不是別的。爲着二十年來靠着自己的智力。同倭倫的幫助。居然把一切事業籌備得妥妥貼貼。現在眼看全地球的和戰大權。是握在理查一人手裏。自己便不去干涉。也儘夠的了。至於倭倫。他原是英國一個富有財產的貴族。當初也爲着自己已成殘廢。沒有一個精明強幹的人。總理會務。便彷彿一條蛇沒了頭一般。不能運轉。爲此二十年前。費了許多心血。纔把倭倫游說入會。現在各事已經辦妥。倭倫受着自己的訓令。本來戴着假面。社會

上也不知道他私通恐怖黨。恐怖黨的運命不可知。若是倭倫不願共事。現在反悔。還來得及。爲此這一天拿未來的艱苦預算給他聽。深謝他替全地球的人。這幾年出力。現在將近要拿從前埋的地雷要轟發了。他究竟怎樣打算。倭倫聽完。拿手向眉頭上揉了一揉。一語不發。站起來在地上走了幾十個來回。然後答道。你說的話。也未嘗不是。替我這般打算。我也很爲感激。只是自從聽了你的指揮。從一般社會的眼光中看來。什麼作奸犯科的事。都幹過。難道還可以逍遙事外嗎。柰塔斯道。你做的事。都是我的指使。與你一己的聲名。毫無關礙。就是殺圖拿。繼智一件事。也爲着他有心破壞我們二十年經營的事業。並且他便是奉着俄皇的命令。同法國訂立祕密條約的人。若使不是我指揮着叫你殺他。我們怎樣會知道俄法有密約呢。若是我們不知道俄法有密約。沒有警告首相勃爾福。恐怕地中海海權。早已落在俄法兩國掌握哩。倭倫道。圖拿繼智的性命。本來不值什麼。計算起來。他也可以算得我們英國的仇敵。地中海海權。幾乎給他暗中

送掉。只是英國人向來講究光明正大。同人家開戰的。現在這一來。不是血在我一個人手上嗎。奈塔斯道。雖在你手上。却不在你靈魂上。爲的是我指使你殺的。不是你主謀。即使將來敗露出來。設使於你名譽上有什麼危險。我情願自己出來自首。但是話雖如此。你沒有想到他一死。却保全了幾千人的性命。只要他死。便保全了。還去議論他的死法做什麼呢。並且還有一說。現在世界上那一種假仁假義的詭辯。也漸漸的穿了。我假手於你。在夢中殺了圖拿繼智。照社會現行的法律上。的確是重罪。爲的是從社會上看去。圖拿繼智是個無罪的人。殺無罪的人。是有罪的。然而你沒有見今天的泰晤士報嗎。報上載着前天晚上。奧國邊境一個沒有防禦的小鎮。鎮上人以爲他們又沒有同俄法抵抗。又沒有什麼兵備。爲此還是照平日常例睡他們的覺。不料半夜裏俄國飛艇隊在空中過去。擲下許多炸彈來。炸死幾百無罪良民。雖然是開戰時候。說不得慈悲。依公理上看來。還不是一樣殘害良民嗎。倭倫歎道。那自然是一樣的。普天下的慈善家。承

平時節。何嘗不個個勸勉着人。要怎樣的慈悲。要怎樣的一視同仁。到了開戰時候。爲着保全自己祖國興衰。却要側過來勸人家爲國家大局起見。要捨身殉國。一面還要提創着造這樣。造那樣。還要說明造成這樣戰器。可以殺多少敵人。造成那樣戰器。可以燬多少敵艦。回想着他平日講慈悲宗旨的時候。彷彿截然是兩個人一般。我也爲惱着這一班假仁假義的人。方纔合着你的夥。幹這會裏的事。只是一件。現在燬壞的方法。我們都已籌備得盡善盡美。你可有權力從新建築出來嗎。奈塔斯道。天下極不堪的東西。到不可收拾的時候。非得用破壞手段去肅清他。再沒有別的法子了。雖然我是個猶太人。我看得天下的人。却沒有歧視。寧可讓別國人蹂躪我們。我却不願意去掃滅他。現在所以要急急的推翻社會。也是一片濟世苦心。你諒來也知道。不破壞是萬不能成立的。不過這從新組織的人。却全仗着你。倭倫驚異道。這是怎樣講呢。奈塔斯道。你沒有看見報上的話嗎。現在東方各國。爲着歐洲擾亂。有些莠民在那裏煽動。說佛教當興。耶教當

滅。不久活佛將復降人世。東方各國。信奉佛教的人很多。難保不從而生心。歐洲各國。給現在的戰事。弄得神志昏迷。到得戰得筋疲力盡的時候。難保東方信奉佛教的人。不來收漁翁之利。那時恐怕耶穌教徒。盡遭毒手。柰塔斯說到這裏。低着頭休息了一會。又道要救這個劫。只有一種人。便是你們條頓人種。計算起來。有二萬萬人。向來是個天驕。只是國界一分。便互相猜忌起來。只要借着我們飛艇的力。拿條頓種族。聯合起來。也是不難。豈不是能夠從新組織嗎。倭倫聽着又立起來。在屋內走了幾個來回。道。照你說來。確是一件奇功。只是沒有這聯合的人。柰塔斯道。什麼沒有。全地球有五十個人。有這個權力哩。這五十人裏。有兩個爲首的人。一個是發明飛艇的理查。那一個便是你。你心裏以爲我們這會。只有破壞的手段。爲此有些疑心着我。却不知有這個原因。現在我勸你。還是聽着我的指揮。儘可以看我答應你。用你手破壞。還用你手恢復。若是我食言。你那時也儘可以自行動手。總之歐洲的戰事。除去我們從中用強硬手段去干涉他。是永

遠沒有終了的時候。不過這干涉的時候。要看得清楚。要人人都嚐着了些子痛苦。便可以下藥去醫他們了。只要你有這個志向。這恢復和平的事。是容易的。你們條頓種族。祇要能耐苦。安知日後不光復榮譽呢。至於聯合同種的問題。只要心齊。那怕不成。倭倫聽到這裏。立定了大呼道。若使真能夠這樣。我願意跟着你走。無論你要我怎樣。我都願意。只恐怕這種大事業。不是我們幾個人。能夠幹得來的。說着拉了柰塔斯的右手。慨然道。既然你估量着有這般效果。我生死榮辱跟着你便了。柰塔斯看見倭倫這般慷慨。不覺欣然。微笑着。這纔像你們條頓種族的講話。好在上天終不負你便了。這一夜倭倫把柰塔斯的話。顛來倒去的想着。還把自己以後的事業計算一番。也沒有好生睡着。想到後來。想着自己同稻垣貴族馬賴紳的女兒摩麗愛兒。已有成約。從前不肯輕丟掉社會。也爲的是摩麗愛兒。現在既經要跟着柰塔斯離開倫敦。同全地球的人決戰。眼看着這件事是不成功了。便打算在未去之前。留些紀念品。給摩麗愛兒。主意一定。等到天一

亮便披衣起來。草草梳洗了。在自己園中散步。到早膳時候。決計拿自己所有產業。都給了摩麗愛兒。倘若天佑生還。再行訂婚。到了膳室。同柰塔斯胡亂用了些早膳。還沒有吃完。下人送進信來。兩個人都有幾封。那給柰塔斯的信。是用着他的假名那曼。兩人看了一會。柰塔斯忽然擡起頭來問道。你知道理查幾時可以從斐洲來。倭倫道。倘若沒有阻礙。在這幾天也可以到了。約翰生有信在這裏。他說路拉痕已到泊拉哀海口。在那裏守着飛艇。一看見便立刻用電話通告倫敦俱樂部。在二十四點鐘內。可以送我們上船。柰塔斯皺着眉頭道。飛艇得早來纔好。管理美洲一邊的黨魁洛蒲路夫密采而。後天從紐約動身來歐洲。報告我們西半球的會務。同那一邊敵人的舉動。他坐的是安蘭尼亞。身邊有這種緊要的報告。現在大西洋各處都是魚雷戰艦。飛艇能夠先一步去接他纔好。不然落在敵人手裏。却不是玩的。倭倫道。計算起來。飛艇在兩三天內可到。安蘭尼亞要四天方纔可以渡過大西洋。若湊得巧不定我們在海中間可以相遇。雖然外面都

知道這條船是英國政府雇用的。挂着美國旗。也不中用。但是他速率極快。要捉他不是容易的。柰塔斯道。設使不幸安蘭尼亞給敵人拿去。沒法想我們只能同他開戰。搶他回來。就是爲了安蘭尼亞。轟沈幾艘戰艦。也沒法的了。總之密采而不能給他們捉去的。倭倫道。若是理查坐着他的旗艦來。只要安蘭尼亞不沈掉。區區幾艘軍艦怕他什麼。這一天午後。倭倫同柰塔斯爲着不日要離開倭瀾摩。各人都忙着寫各處回信。倭倫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律師。叫他寫着倭瀾摩所有財產給馬賴紳摩麗愛兒的文憑。第二日早晨六點鐘。倭倫帶着那紙文憑。親到稻垣來。交給馬賴紳。馬賴紳是知道倭倫家世的。忽然見倭倫拿所有財產。都給了自己女兒。從今以後。摩麗愛兒便是英國第一個有錢人了。不勝驚異。問着倭倫上那裏去。倭倫也不說。只請馬賴紳夫婦帶着摩麗愛兒到倭瀾摩住去。守着。他回來結婚。馬賴紳夫婦都答應了。然後倭倫去見摩麗愛兒。講了好些的話。却沒有提到那裏去。這件讓產的事。第一個不贊成的。便是律師。只是倭倫是向

來說一不二的人。律師也沒法。

第二十章

半夜裏路拉痕船頭上點着愛迪司統燈離了桑特。開足汽機。向女王鎮進發。他本是度速最快的游船。一點鐘可以走二十七英里。這一天倭倫同柰塔斯又急於要見飛艇。爲此更加像奔雷掣電在墨水一般的海峽向西駛行。不上三個鐘。已經出了海峽。又走了一百多里。還不見有飛艇蹤跡。又走了一點鐘。離他們約定的地方。還有二十五里。忽然頭艙裏有水手來報。南面有一條輪船來了。這時候剛好倭倫睡了一回。在艙面上散步。趕忙拿遠鏡向南面一看。果然水平線上吐出一縷濃煙。再細細一看。是一只極大的汽船。對着路拉痕駛來。不上十五分鐘。已經隱隱看見船面。却是一只軍艦。向女王鎮來的。却看不清他的國旗。不知究竟是愛蘭艦隊中間的英艦。還是敵人想捕捉利物浦航路上運送艦的軍艦。這時候路拉痕恐怕耽誤時候。都不願意遇見。倘若一不小心。機器房中來一個

礮彈炸開來。全船便不中用。後事便不堪問了。爲此倭倫自己動手。把船向北一撥。還加上些速度。想避開來。不料給那邊軍艦上看見。拿船向西一撥。截住路拉痕的去路。這個時候。已經看得清楚。是一只極大的巡洋艦。後面還帶着兩只水雷船。飛也似迎上來。路拉痕見事已緊急。開足了汽機躲避。再看那巡洋艦上。却没有國旗。雖然曉得這地方是英國艦隊汛地。敵艦萬不敢深入重地。然而不掛國旗。却有些奇怪。倭倫吩咐挂起英國皇家游船隊的旂號。不料那邊不但目不睜。有一只水雷船。反開足汽機撲上來。倭倫也聽見法國艦隊中水雷船。一點鐘可以走三十里。虧得沒有波浪。路拉痕儘力走。一點鐘也可以走二十八里。那水雷船要走兩點鐘。纔迎得上來。在這兩點鐘裏面。還不能開礮轟擊。正在危急時候。船頭上又有人來報告。北邊也有輪船來了。用過遠鏡一看。果然也是一只巡洋艦。這一只。不用說一定是愛蘭艦隊中間的英艦。看見有本國游船。給人追趕。來查究的。倭倫覺得稍爲放心。知道如有緩急。自己的船。一定肯來救援的。不料法

國巡洋艦不等英國巡洋艦到來。已經對着路拉痕開起礮來。虧得礮彈離路拉痕一百多碼。墜入海中。這時倭倫的生命危險極了。第二礮打來。恰恰從艙面上飛過。水雷船也用礮攻擊。第三礮却打折了前桅。桅杆倒下來。打死了四個水手。倭倫切齒道。這是第一滴血。等我們上了飛艇。再來報復。不多一會。英艦已到。兩邊便開起戰來。英艦第一個礮彈。便擊中了法國的先鋒水雷船。船頭沈了下去。第二礮拿水雷船火藥艙打穿。炸裂起來。拿全體化爲齏粉。沈入海底。這時候法國巡洋艦還多一只水雷船。爲此也不退縮。便鏖戰起來。礮彈像雨點一般。互相擊射。那聲音同春雷似的。震得海波都有些回響。虧得路拉痕不在戰線裏面。不然早已化爲灰燼。趁着他們互相攻擊的時候。開足了汽機。想要逃避。不料給法國水雷船看見。便追下來。倭倫知道逃不了。不過不肯輕易給他拿住。水雷船見倭倫不肯停輪。也用二十鎊的礮彈來攻擊。這一次距離是近了。那彈子大半命中。路拉痕上除了機器房沒有受傷。餘外還有一只舢板。因爲事已緊急。放下來。

以備緩急。其餘全行燬壞。眼看着不久便要沈了。忽然有人叫道。飛艇來了。話還沒有說完。路拉痕又受了一礮。這一礮異常利害。全船向旁一側。管機器的人。逃上來報告道。不好了。船底打穿了。這船在五分鐘裏面要沈了。快逃命罷。倭倫聽着。從舵樓裏奔到艙裏。扶出柰塔斯。帶了兩個下人。跳進舳板。剛正坐好。路拉痕船身向後一挫。沈入海中去了。便是那個時候。伊助烈愛耳飛也似從離海面二千尺的空中落下來。到離水雷船一千碼。放下一個礮彈下來。這個礮彈。落在法國水雷艇上。冒出一陣青煙。微微響了一聲。水雷船驀地不見了。只剩了些碎板浮在海面。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內所載各省地方，較前版增至八十
 一處。凡都會商埠，以及火車輪船所經
 各地之狀況，如路程、碼頭、舟車、轎價、挑力、
 客棧、繁盛街市、工廠、大商店、酒食館、茶館、
 戲館、妓館、浴室、理髮、電報、電話、郵局、信局、
 報紙、會所、教育、官署、軍隊、警察、名勝古蹟、

中

國

旅

行

指

南

定價
五角

增訂
再版

祠廟、庵觀、教堂、醫院、慈善團、氣候、著名土
 產等，一切情形，瞭如指掌，於旅
 知者實已應有盡有，後附各
 價目表，共三十三線，所有現已通行
 之鐵路，無不詳載，實於旅客大有裨益。

本館創編上海指南，已疊版七
 次，今又特派專員，實地調查，重
 行編輯，凡 政學工商食
 宿游覽 之情事，皆據 最
 近情形 一一登載，並增
 補城廂租界新地

上

海

指

南

定價
五角

增訂
八版

名 三年十月前所建之街路
 里巷，無不列入，又以外埠人士
 不諳租界言語，因附 滬蘇
 方言紀要 一卷，以便檢
 查，實居滬過滬者之指南針也。

西湖為吾國第一名勝，惟
 山水繁複，無人指導，易入
 迷津，本館特編是書，舉凡
 各處 名勝 之距離、遊
 覽之途徑，無不詳載，並將
 食宿交通 一切應

西

湖

遊

覽

指

南

定價
四角

新出

曉之事，以及蘇浙舟車價
 目章程，悉為登錄，且附西
 湖全圖及各景 插圖
 數十幅，凡遊玩費用時刻，
 又皆一一說明。